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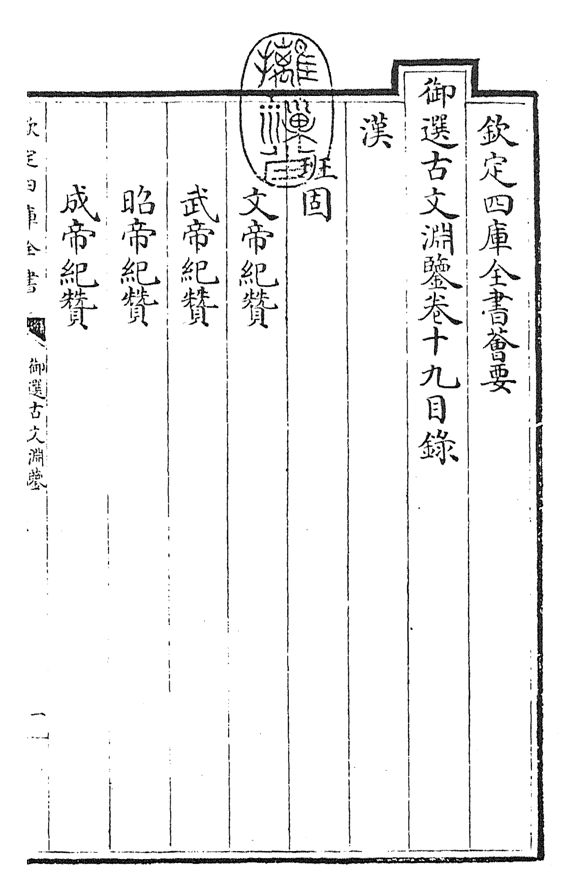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御選古文淵鑒卷十九

詳校官候補通政司經歷臣郭祚熾



御選古文淵鑒卷十九目錄

漢

班固

諸侯王表序

高惠高后文帝功臣表序

外戚恩澤侯表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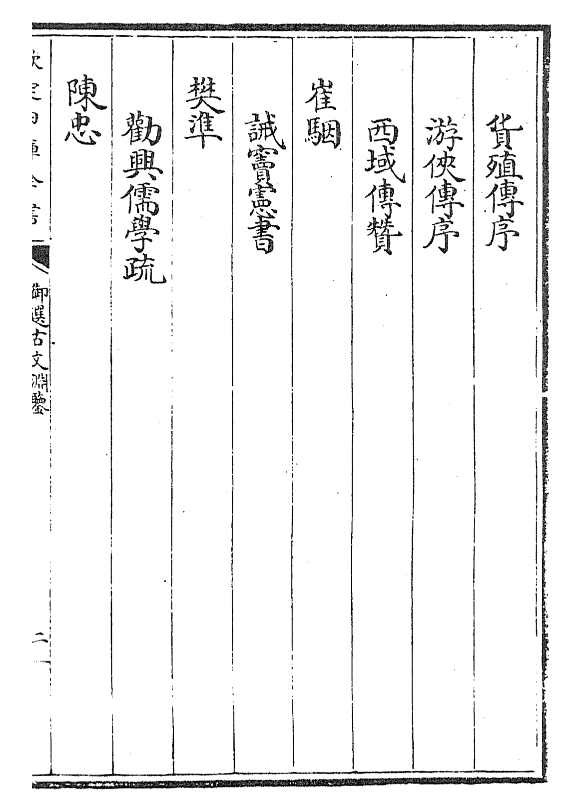
公孫弘卜式兒寬傳贊

司馬遷傳贊

公孫賀劉屈氂車千秋王訢楊敞蔡義陳萬年鄭

弘等傳贊

循吏傳序



上順帝陳吏事疏

郎顗

上災異封事

御選古文淵鑒卷十九目録

御選古文淵鑒卷十九

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教習庶吉士臣徐乾學等奉

旨編注

漢

班固 字孟堅彪之子九歲能屬文誦詩賦及長博貫載籍九流百家之言無不窮究以父彪所續前史未詳乃探撰前記綴集所聞以為漢書學者莫不諷誦焉初除蘭臺令史遷為郎坐竇憲賓客收繫死獄中

贊纔二百餘字而文帝恭儉寬仁治功約略已盡固洵良史哉

晦庵朱熹曰三代以下文帝可謂恭儉之主

潛室陳埴曰文帝天資粹美却

文帝紀贊

孝文皇帝即位二十三年宮室苑囿車騎服御無所增益有不便輒弛以利民（弛廢弛○弛式爾反）嘗欲作露臺召匠計之直百金上曰百金中人十家之産也吾奉先帝宮室常恐羞之何以臺為身衣弋綈（弋黑色也綈厚繒○大奚反）所幸愼夫人衣不曳地帷帳無文繡以示敦樸為天下先治霸陵皆瓦器不得以金銀銅錫為飾因其山不起墳南越尉佗自立為帝召貴佗兄弟以德懷之佗遂稱臣與匈

能轉得黃老不好處景帝天資刻忍卻將黃老好處轉作不好處

奴結和親後而背約入盜令邊備守不發兵深入恐煩百姓吳王詐病不朝賜以几杖羣臣袁盎等諫說雖切常假借納用焉張武等受賂金錢覺更加賞賜以媿其心專務以德化民是以海內殷富興於禮義斷獄數百幾致刑措嗚呼仁哉

歷敘武帝尊經好古制度禮文之事彬彬可觀夫繼處義正辭勁可謂高

武帝紀贊

漢承百王之弊高祖撥亂反正文景務在養民至於稽古禮文之事猶多闕焉孝武初立卓然罷黜百家百家謂諸

文老筆

晦菴朱熹曰武帝病痛固多然天資高志向大足以有為使合下便得真儒輔佐豈不大有可觀惜無真儒輔佐不能勝其多欲之私做從那邊去了

論事措意極其整暇有春容大雅之

(子雜說違背六經)表章六經遂疇咨海内舉其俊茂(疇誰也咨謀也言謀於衆人誰可為事者也)與之立功興太學修郊祀改正朔定歷數(正之成反)協音律作詩樂建封禶(禶禪同)禮百神紹周後號令文章煥焉可述後嗣得遵洪業而有三代之風如武帝之雄材大畧不改文景之恭儉以濟斯民雖詩書所稱何有加焉

昭帝紀贊

昔周成以孺子繼統而有管蔡四國流言之變孝昭幼

敘述所聞用筆輕
雋在論贊中又是

年即位亦有燕蓋上官逆亂之謀成王不疑周公孝昭委任霍光各因其時以成名大矣哉承孝武奢侈餘敝師旅之後海內虛耗戶口減半光知時務之要輕繇薄賦與民休息（繇讀曰傜）至始元元鳳之間匈奴和親百姓充實舉賢良文學問民所疾苦議鹽鐵而罷榷酤尊號曰昭不亦宜乎

成帝紀贊

臣之姑充後宮為婕妤（班彪之姑也）父子昆弟侍帷幄數為

援引周秦論列漢世或詳或畧極錯

臣言成帝善修容儀升車正立不内顧不疾言不親指臨朝淵嘿尊嚴若神可謂穆穆天子之容者矣博覽古今容受直辭公卿稱職奏議可述遭世承平上下和睦然湛於酒色（湛讀曰躭）趙氏亂内外家擅朝言之可為於邑（於邑短氣貌○於音烏）建始以來王氏始執國命哀平短祚莽遂篡位蓋其威福所由來者漸矣

諸侯王表序

昔周監於二代三聖制法（三聖謂文王武王及周公也）立爵五等封

綜變化之致纚纚千言讀之惟恐其盡

水心葉適曰諸侯王表言諸呂時賴諸侯強而存王莽時以諸

國八百同姓五十有餘周公康叔建於魯衛各數百里太公於齊亦五侯九伯之地五侯五等諸侯也九伯九州之伯也詩載其訓曰介人維藩大師維垣大邦維屏大宗維翰懷德維寧宗子維城毋俾城壞毋獨斯畏大雅板之詩所以親親賢賢褒表功德關諸盛衰深根固本為不可拔者也故盛則周邵相其治致刑錯衰則五伯扶其弱與共守自幽平之後日以陵夷至虖阸陿河洛之閒阸者狹也陿者踦䟺也西迫強秦東有韓魏數見侵暴踦䟺不安也○阸於懈反陿音區分為二周謂東西二周也有逃責

侯弱而亡此黏
台論事形是而
實非也如貢鶹
死肥幾不脫死
友飢死建死不
嗣皆高帝親子
何足賴也古人
親賢並建所以
為民也夬輔一
夾自為久存之
計此後人以私
意疑之也秦雖
廢其法漢雖纂
其名存亡之實
蓋不在此不考
德而任私後世

之臺被竊鈇之言周赧王負責無以歸之主迫責急乃逃於此臺後人因以名之洛陽南宮誃臺是也周室衰微政令不行於天下雖有鈇鉞無然所用之是謂私竊隱藏之耳○被皮義反誃音移天下謂之共主雖至微弱猶共以為之主彊大弗之敢傾言諸侯雖强大者不敢傾滅周也歷載八百餘年數極德盡既於王赧既亦盡也降為庶人用天年終號位已絕於天下尚猶枝葉相持莫得居其虛位海內無主三十餘年秦據埶勝之地騁狙詐之兵蠶食山東壹切取勝因矜其所習自任私知姍笑三代盪滅古法姍古訕字○音刪竊自號為皇帝而子弟為匹

之論大抵皆是矣

荊川唐順之曰此等文字只是敘事而略帶議論

臣熙曰大意本史記漢興以來

夫内亡骨肉本根之輔外亡尺土藩翼之衛陳吳奮其白挺劉項隨而斃之故曰周過其歷秦不及期國埶然也（應劭曰武王克商卜世三十卜年七百今乃三十六世八百六十七歲此所謂過其歷也）漢興之初海内新定同姓寡少懲戒亡秦孤立之敗於是剖裂疆土立二等之爵（漢封功臣大者王小者侯也）功臣侯者百有餘邑尊王子弟大啓九國自鴈門以東盡遼陽為燕代常山以南太行左轉度河濟漸於海為齊趙穀泗以往奄有龜蒙為梁楚東帶江湖薄會稽為荊吳北界淮瀕略廬

諸侯年表而更為腴暢觀周秦之得失可以知西漢之盛衰叙京平間事尤極俯仰感慨之致

臣正治曰諸侯王強弱関係漢室盛衰丞堅抑揚反覆娓娓言之與史遷功臣侯王年表並讀可以識一代之勢矣

衡為淮南波漢之陽亘九嶷為長沙（波讀如陂澤之陂）諸侯比境周帀三垂外接胡越（比謂相接次也三垂謂北東南也）天子自有三河東郡潁川南陽（三河河東河南河內也）自江陵以西至巴蜀北自雲中至隴西與京師內史凡十五郡公主列侯頗邑其中而藩國大者夸州兼郡連城數十宮室百官同制京師可謂撟枉過其正矣（撟與矯同言矯秦孤立之敗而大封子弟過於强盛有失中也）雖然高祖創業日不暇給孝惠享國又淺高后女主攝位而海內晏如亡狂狡之憂卒折諸呂之難成太宗

之業者亦賴之於諸侯也然諸侯原本以大末流濫以致溢小者淫荒越法大者睽孤横逆以害身喪國睽孤乖剌

之故文帝采賈生之議分齊趙景帝用鼂錯之計削吳楚武帝施主父之册下推恩之令使諸侯王得分戶邑以封子弟不行黜陟而藩國自析自此以來齊分為七謂齊城陽濟北濟南淄川膠西膠東趙分為六謂趙平原真定中山廣川河間梁分為五謂梁濟川濟東山陽濟陰淮南分為三謂淮南衡山廬江皇子始立者大國不過十餘城長沙燕代雖有舊名皆亡南北邊矣景遭

七國之難抑損諸侯減黜其官武有衡山淮南之謀作左官之律仕於諸侯為左官絶不得使仕於王朝也人道上右今舍天子而仕諸侯故謂之左官也設附益之法附益之法禁其背正法而厚於私家也諸侯惟得衣食稅租不與政事至於哀平之際皆繼體苗裔親屬疎遠生於帷墻之中不為士民所尊埶與富室亡異而本朝短世國統三絶謂成哀平皆早崩又無繼嗣是故王莽知漢中外殫微本末俱弱亡所忌憚生其姦心因母后之權假伊周之稱顓作威福廟堂之上不降階序而運天下詐謀既成遂

於論議中引用前人撰著以成文史漢中多有此體

據南面之尊分遣五威之吏馳傳天下班行符命漢諸侯王厥角䭫首䭫與稽同奉上璽韍惟恐在後或迺稱美頌德以求容媚豈不哀哉是以究其終始彊弱之變明監戒焉

高惠高后文帝功臣表序

自古帝王之興曷嘗不建輔弼之臣所與共成天功者乎漢興自秦二世元年之秋楚陳之歲謂陳涉自稱楚王時也初以沛公總帥雄俊三年然後西滅秦立漢王之號五年

東克項羽即皇帝位八載而天下廼平始論功而定封訖十二年侯者百四十有三人時大城名都民人散亡戶口可得而數裁什二三是以大侯不過萬家小者五六百戶封爵之誓曰使黄河如帶泰山若厲國以永存爰及苗裔帶衣帶也厲砥厲石也河當何時如衣帶山當何時如厲石言如帶厲國猶永存以及後世之子孫也於是申以丹書之信重以白馬之盟謂刑白馬歃其血以為盟又作十八侯之位次謂蕭何曹參張敖周勃樊噲酈商奚涓夏侯嬰灌嬰傅寛靳歙王陵陳武王吸薛歐周昌丁復蟲達也高后二年復詔丞相陳平盡差

臣德宜曰漢封諸侯百四十有三其待功臣亦不薄而百年間無復遺者患生於驕逸也故衆建而少其力賈生之論善矣

列侯之功錄第下竟臧諸宗廟副在有司副貳之本始入在有司未嘗不欲固根本而枝葉稍落也故逮文景四五世間流民既歸戶口亦息列侯大者至三四萬戶小國自倍富厚如之子孫驕逸忘其先祖之艱難多陷法禁隕命亡國或云子孫訖於孝武後元之間靡有孑遺耗矣俗語謂無為耗○耗音毛罔亦少密焉故孝宣皇帝愍而錄之乃開廟臧覽舊籍詔令有司求其子孫咸出庸保之中並受復除或加以金帛用彰中興之德降及孝成復加卹問稍

益衰微不絶如綫善乎杜業之納説也曰昔唐以萬國致時雍之政虞夏以之多羣后饗共已之治共恭同湯法三聖殷氏太平三聖謂堯舜禹也周封八百重譯來賀是以内恕之君樂繼絶世隆名之主安立亡國以立亡國之後為安泰也至於不及下車德念深矣謂武王入殷未及下車封黃帝之後于薊虞舜之後于陳也成王察牧野之克顧羣后之勤知其恩結於民心功光於王府也故追述先父之志録遺老之策高其位大其寓寓謂啓土所居也愛敬飭盡命賜備厚大孝之隆於是為至

至其没也世主嘆其功無民而不思所息之樹且猶不伐況其廟乎是以燕齊之祀與周並傳子繼弟及歷載不墮豈無刑辟繇祖之竭力故支庶頼焉言國家非無刑辟而功臣子孫得不陷罪辜者思其先人之力令有續嗣也迹漢功臣亦皆割符世爵受山河之誓存以著其號亡以顯其魂賞亦不細矣百餘年間而襲封者盡或絶失姓或乏之無主朽骨孤於墓苗裔流於道生為愍隸死為轉屍愍隸言為徒隸可哀愍也死不能葬故屍流轉在溝壑之中以往況今甚可悲傷聖朝憐閔詔求其後四方

建宮惟賢位事惟能胡適侯之爵

忻忻靡不歸心出入數年而不省察恐議者不思大義設言虛亡則厚德掩息遴柬布章（遴讀與吝同難行也柬古簡字少也言令難行封則得繼絶者少）若（然必布聞彰於天下也）非所以視化勸後也三人為衆雖難盡繼宜從尤功於是成帝復紹蕭何哀平之世增修曹參周勃之屬得其宜矣以綴續前記究其本末并序位次盡於孝文以昭元功之侯籍云

外戚恩澤侯表序

自古受命及中興之君必興滅繼絶修廢舉逸然後天

此序逐段用意特見文心

鹿門茅坤曰此文調方而整頗開東漢以後門戶矣

下歸仁四方之政行焉傳稱武王克殷追存賢聖至乎不及下車世代雖殊其揆一也高帝撥亂誅暴庶事草創日不暇給然猶修祀六國求聘四皓過魏則寵無忌之墓適趙則封樂毅之後及其行賞而授位也爵以功為先後官用能為次序後嗣共已遵業舊臣繼踵居位至乎孝武元功宿將略盡會上亦興文學進拔幽隱公孫弘自海瀕而登宰相於是寵以列侯之爵又疇咨前代詢問耆老初得周後復加爵邑自是之後宰相畢侯

臣廷敬曰非劉氏不王非軍功不侯此漢制也國有峻防其如自毀之何王陵亞夫真社稷臣矣

矣元成之間晚得殷世以備賓位漢興外戚與定天下侯者二人呂后兄周呂侯澤建成侯釋之故誓曰非劉氏不王若有亡功非上所置而侯者天下共誅之是以高后欲王諸呂王陵廷爭孝景將侯王氏脩侯犯色脩侯周亞夫也○脩音條卒用廢黜是後薄昭竇嬰上官衛霍之侯以功受爵其餘后父據春秋褒紀之義春秋天子將納后於紀紀本子爵也故先褒為侯言王者不取於小國帝舅緣大雅申伯之意申伯周宣王元舅也為邑於謝後世欲光寵外親者緣申伯之恩援此寖廣博矣是以别而敘之義以為喻也

華力矯健論次凡數十人絕不覺其煩重

白水劉子翬曰武帝時異人並出史臣方之版築飯牛斯言過

公孫弘卜式兒寛傳贊

公孫弘卜式兒寛皆以鴻漸之翼困於燕爵易漸卦上九爻辭曰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為儀喻弘等皆有鴻之羽儀未進之時燕爵所輕也遠迹羊豕之閒遠竄其迹也非遇其時焉能致此位乎是時漢興六十餘載海内艾安艾讀曰乂府庫充實而四夷未賓制度多闕上方欲用文武求之如弗及始以蒲輪迎枚生見主父而歎息謂言公皆安在何相見之晚羣士慕嚮異人並出卜式拔於芻牧弘羊擢於賈豎衛青奮於奴僕日磾出於降虜斯亦曩時

矣弘寬之儒推專事阿諛湯禹之定令多務嚴急延年倡優善歌乃許之協律弘羊剝民聚斂乃許之運籌至如助奮之徒皆啟倡邊事在唐虞三代不免放流誅殛者也尚何才之足云惟汲黯蘇武一時傑出而武帝踈遠之肆其私心禍流四海則以

版築飯牛之朋已（版築傅說也飯牛甯戚也）漢之得人於兹為盛儒雅則公孫弘董仲舒兒寛篤行則石建石慶質直則汲黯卜式推賢則韓安國鄭當時定令則趙禹張湯文章則司馬遷相如滑稽則東方朔枚臯（滑稽轉利之稱也滑亂也稽礙也言其變亂無留礙也）應對則嚴助朱買臣歷數則唐都洛下閎協律則李延年運籌則桑弘羊奉使則張騫蘇武將率則衛青霍去病受遺則霍光金日磾其餘不可勝紀是以興造功業制度遺文後世莫及孝宣承統纂修洪業亦

朝無人也史臣之言過矣

立論雖駁史遷文之抑揚盡致猶大

講論六蓺招選茂異而蕭望之梁丘賀夏侯勝韋玄成嚴彭祖尹更始以儒術進劉向王褒以文章顯將相則張安世趙充國魏相丙吉于定國杜延年治民則黃霸王成龔遂鄭弘召信臣名讀曰邵韓延壽尹翁歸趙廣漢嚴延年張敞之屬皆有功迹見述於世參其名臣亦其次也

司馬遷傳贊

自古書契之作而有史官其載籍博矣至孔氏篹篹之與

類其筆法

臣鴻緒曰文人相譏自古已然明哲保身何班生之卒陷史議也

撰同上繼唐堯下訖秦繆唐虞以前雖有遺文其語不經故言黃帝顓頊之事未可明也及孔子因魯史記而作春秋而左丘明論輯其本事以為之傳又纂異同為國語又有世本錄黃帝以來至春秋時帝王公侯卿大夫祖世所出春秋之後七國並爭秦兼諸侯有戰國策漢興伐秦定天下有楚漢春秋故司馬遷據左氏國語采世本戰國策述楚漢春秋接其後事訖於天漢其言秦漢詳矣至於采經摭傳摭拾也之亦反○分散數家之事甚多

臣乾學曰遷論事指歸甚正若孔子無封爵而列之世家序戰國諸子而統之以孟子荀卿又採魯論為七十子立傳若老子則序之同於申韓而別序傳經諸家曰儒林千載論定究不能出此矣

疏略或有抵梧抵觸也梧讀曰迕相支柱不安也亦其涉獵者廣博貫穿經傳馳騁古今上下數千載間斯以勤矣又其是非頗繆於聖人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序遊俠則退處士而進姦雄述貨殖則崇埶利而羞賤貧此其所蔽也然自劉向揚雄博極羣書皆稱遷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烏呼以遷之博物洽聞而不能以知自全既陷極刑幽而發憤書亦信矣言其報任安書自陳己志迹

鋪叙委如閒雲卷舒自成變態

其所以自傷悼小雅巷伯之倫巷伯奄官也遇讒而作詩夫唯大雅既明且哲能保其身難矣哉大雅烝民之詩

公孫賀劉屈氂車千秋王訢楊敞蔡義陳萬年

鄭弘等傳贊

所謂鹽鐵議者起始元中徵文學賢良問以治亂皆對願罷郡國鹽鐵酒榷均輸務本抑末毋與天下爭利然後教化可興御史大夫弘羊以為此乃所以安邊竟制四夷國家大業不可廢也當時相詰難頗有其議文至

臣英曰以賢良文學相形立論意在責桑弘羊之言利田千秋之括囊也

宣帝時汝南桓寛次公次公寛之字治公羊春秋舉為郎至廬江太守丞博通善屬文推衍鹽鐵之議增廣條目極其論難著數萬言亦欲以究治亂成一家之法焉其辭曰觀公卿賢良文學之議異乎吾所聞汝南朱生言當此之時英俊並進賢良茂陵唐生文學魯國萬生之徒六十有餘人咸聚闕庭舒六藝之風陳治平之原知者贊其慮仁者明其施勇者見其斷辯者騁其辭齗齗焉行行焉齗齗辯爭之貌行行剛彊之貌○齗牛斤反行胡浪反雖未詳備斯可

略觀矣中山劉子推言王道矯當世反諸正正曲曰矯彬彬然弘博君子也九江祝生奮史魚之節發憤懣譏公卿介然直而不撓可謂不畏彊圉矣桑大夫據當世合時變上權利之略雖非正法鉅儒宿學不能自解解釋也言理不出於弘羊也博物通達之士也然攝公卿之柄不師古始放於末利放縱也謂縱心於利也處非其位行非其道果隕其性以及厥宗車丞相履伊呂之列當軸處中括囊不言容身而去括結也易坤卦六四文辭曰括囊无咎無譽言自閉慎如囊之括結也彼哉彼哉若

吏必本經術以廣教化始能嘉惠元元登風俗於淳古此循吏之所以可貴也

夫丞相御史兩府之士不能正議以輔宰相成同類長同行阿意苟合以說其上斗筲之徒何足選也

循吏傳序

漢興之初反秦之敝與民休息凡事簡易禁罔疏濶而相國蕭曹以寛厚清静為天下帥（帥導也）民作畫一之歌（民歌曰蕭何為法較若畫一曹參代之守而勿失）孝惠垂拱高后女主不出房闥而天下晏然民務稼穡衣食滋殖至於文景遂移風易俗是時循吏如河南守吳公蜀守文翁之屬皆謹身

鳳洲王世貞曰讀漢宣帝紀稱其綜核名實錯用法理而趙京兆廣漢以精銳應之一時聲稱赫赫冠天下然不能深中帝心而其所尊寵者乃在龔渤海黃潁川彼其敦本節嗇興教禮義

帥先居以廉平不至於嚴而民從化孝武之世外攘四夷內改法度民用彫敝奸軌不禁言不可禁時少能以化治稱者唯江都相董仲舒內史公孫弘兒寬居官可紀三人皆儒者通於世務明習文法以經術潤飾吏事天子器之仲舒數謝病去弘寬至三公孝昭幼冲霍光秉政承奢侈師旅之後海內虛耗光因循守職無所改作至於始元元鳳之間匈奴鄉化百姓益富舉賢良文學問民所疾苦於是罷酒榷而議鹽鐵矣及至孝宣繇仄陋

意若欲繼收史治之效而不盡用其才其民之應之顧不從於京兆而思以心報二公何也亦可以深長思矣

而登至尊興於閭閻知民事之艱難自霍光薨後始躬萬幾厲精為治五日一聽事自丞相已下各奉職而進及拜刺史守相輒親見問觀其所由退而考察所行以質其言也質正也有名實不相應必知其所以然常稱曰庶民所以安其田里而亡嘆息愁恨之聲者政平訟理也與我共此者其唯良二千石乎謂郡守諸侯相以為太守吏民之本也數變易則下不安民知其將久不可欺罔迺服從其教化故二千石有治理效輒以璽書勉厲增秩賜

金或爵至關內侯公卿缺則選諸所表以次用之（所表謂增秩賜金爵也）是故漢世良吏於是為盛稱中興焉若趙廣漢韓延壽尹翁歸嚴延年張敞之屬皆稱其位然任刑罰或抵罪誅王成黃霸朱邑龔遂鄭弘召信臣等所居民富所去見思生有榮號死見奉祀此廪廪庶幾德讓君子之遺風矣（廪廪言有風采也）

貨殖傳序

昔先王之制自天子公侯卿大夫士至於皁隸抱關擊

原道大意多出於此

守溪王鏊曰班氏貨殖游俠二傳議論純正

柝者皁養馬者也隸之言著也屬著於人也抱關守其門者也擊柝守夜擊木以警衆也○柝吐各反爵祿奉養宮室車服棺槨祭祀死生之制各有差別小不得僭大賤不得踰貴夫然故上下序而民志定於是辨其土地川澤丘陵衍沃原隰之宜衍謂地平延者也沃水之所溉沃也廣平曰原下濕曰隰教民樹種畜養五穀六畜及至魚鼈鳥獸雚蒲材幹器械之資雚荻也械者器之總名○雚音桓所以養生送終之具靡不皆育育之以時而用之有節草木未落斧斤不入於山林豺獺未祭罝網不布於壄澤鷹隼未擊矰弋

鹿門茅坤曰班掾傳貨殖而推本於國家之經制所見出太史公上一等矣

不施於徯隧月令孟秋之月鷹乃祭鳥用始行戮弋射也矰者弋之矢也徯隧徑道也既順時而取物然猶山不茬蘖澤不伐夭茬古槎字槎邪斫木也蘖髡斬之也此夭謂草木之方長未成者也○槎上牙反蘖五葛反夭烏老反蝝魚麛卵咸有常禁蝝小蟲也麛鹿子也卵鳥卵也月令孟春之月毋殺孩蟲毋麛毋卵○蝝弋全反麛莫奚反所以順時宣氣蕃阜庶物稸足功用如此之備也稸與蓄同然後四民因其土宜各任智力夙興夜寐以治其業相與通功易事交利而俱贍非有徵發期會而遠近咸足故易曰后以財成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備物致用立成器

以為天下利莫大乎聖人此之謂也管子曰古之四民不得雜處士相與言仁誼於閒宴工相與議技巧於官府商相與語財利於市井農相與謀稼穡於田壄朝夕從事不見異物而遷焉故其父兄之敎不肅而成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各安其居而樂其業甘其食而美其服雖見奇麗紛華非其所習辟猶戎翟之與於越不相入矣是以欲寡而事節財足而不爭於是在民上者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故民有恥而且敬貴誼而賤利此三代

之所以直道而行不嚴而治之大略也及周室衰禮法墮諸侯刻桷丹楹大夫山節藻梲八佾舞於庭雍徹於堂其流至於士庶人莫不離制而棄本稼穡之民少商旅之民多穀不足而貨有餘陵夷至於桓文之後禮誼大壞上下相冒國異政家殊俗耆欲不制僭差亡極於是商通難得之貨工作亡用之器士設反道之行以追時好而取世資偽民背實而要名姦夫犯害而求利篡弑取國者為王公圉奪成家者為雄桀圉謂禁守其人禮誼不

立言極其正大覺史遷之艷稱駁而

足以拘君子刑戮不足以威小人富者木土被文繡犬馬餘肉粟而貧者裋褐不完唅菽飲水裋布長襦也褐編枲衣也唅含同菽豆也○裋音豎其為編戶齊民同列而以財力相君雖為僕虜猶亡慍色故夫飾變詐為姦軌者自足乎一世之間守道循理者不免於饑寒之患其教自上興由法度之無限也故列其行事以傳世變云

游俠傳序

古者天子建國諸侯立家自卿大夫以至於庶人各有

不純矣

東發黄震曰此傳議論極正大可垂訓萬世

鹿門茅坤曰班

等差是以民服事其上而下無覬覦孔子曰天下有道政不在大夫百官有司奉法承令以修所職失職有誅侵官有罰夫然故上下相順而庶事理焉周室既微禮樂征伐自諸侯出桓文之後大夫世權陪臣執命陵夷至於戰國合從連衡力政爭彊由是列國公子魏有信陵趙有平原齊有孟嘗楚有春申皆藉王公之埶競為游俠鷄鳴狗盜無不賓禮而趙相虞卿棄國捐君以周窮交魏齊之戹信陵無忌竊符矯命戮將專師以赴平

固識太史公云序游俠則退處士而進姦雄故其所指次諸游俠處稍稍歸之正

呂士奇曰四公子後豪俠盛興好事者以為美談不知實關於王者之迹班氏謂不入於道德誠為至論

原之急皆以取重諸侯顯名天下搤掔而游談者以四豪為稱首搤捉持也掔古腕字○搤音厄於是背公死黨之議成守職奉上之義廢矣及至漢興禁網疏闊未之匡改也是故代相陳豨從車千乘而吳濞淮南皆招賓客以千數外戚大臣魏其武安之屬競逐於京師布衣游俠劇孟郭解之徒馳騖於閭閻權行州域力折公侯衆庶榮其名迹覬而慕之雖其陷於刑辟自與殺身成名若季路仇牧死而不悔也與許也仇牧宋大夫也宋萬弑閔公仇牧聞之趨而至手劒而叱之萬臂擊仇

牧碎首齒著於門闆言游俠之徒自許節操同於季路仇牧　故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非明王在上視之以好惡齊之以禮樂民曷由知禁而反正乎古之正法五伯三王之辠人也而六國五伯之辠人也夫四豪者又六國之辠人也况於郭解之倫以匹夫之細竊殺生之權其辠已不容於誅矣觀其溫良泛愛振窮周急謙退不伐亦皆有絶異之姿惜乎不入於道德苟放縱於末流殺身亡宗非不幸也自魏其武安淮南之後天子切齒衛霍改節然郡國豪桀

每段論叙中斡旋一二語遂覺神采飛動

處處各有京師親戚冠蓋相望亦古今常道莫足言者唯成帝時外家王氏賓客為盛而樓護為帥及王莽時諸公之間陳遵為雄閭里之俠原涉為魁

西域傳贊

孝武之世圖制匈奴患其兼從西國結黨南羌迺表河曲列四郡開玉門通西域以斷匈奴右臂隔絶南羌月氏單于失援由是遠遁而幕南無王庭遭值文景玄默養民五世天下殷富財力有餘士馬彊盛故能睹犀布

臣杜訥曰述西方諸國瞭然如聚米成圖班史縝密乃其所長

瑇瑁則建珠崖七郡感枸醬竹杖則開牂柯越巂（枸音矩）聞天馬蒲陶則通大宛安息自是之後明珠文甲通犀翠羽之珍盈於後宮蒲梢龍文魚目汗血之馬充於黃門鉅象師子猛犬大雀之羣食於外囿殊方異物四面而至於是廣開上林穿昆明池營千門萬戶之宮立神明通天之臺興造甲乙之帳（其數非一以甲乙次第名之也）落以隨珠和璧（落與絡同）天子負黼依襲翠被馮玉几而處其中設酒池肉林以饗四夷之客作巴俞都盧海中碭極漫衍魚

龍角抵之戲以觀視之巴巴州俞渝州也巴俞之人勁銳善舞都盧國名其人體輕善緣者也碭極樂名漫衍者即張衡西京賦所云巨獸百尋是為漫衍者也魚龍者初為大魚後變成龍皆假作以為戲也角抵者兩兩相當角力也及賂遺贈送萬里相奉師旅之費不可勝計至於用度不足廼榷酒酤筦鹽鐵鑄白金造皮幣筭至車船租及六畜民力屈財用竭因之以凶年寇盜並起道路不通直指之使始出衣繡杖斧斷斬於郡國然後勝之是以末年遂棄輪臺之地而下哀痛之詔豈非仁聖之所悔哉且通西域近有龍堆遠則葱嶺身

熱頭痛縣度之阨淮南杜欽揚雄之論皆以為此天地所以界别區域絕外内也書曰西戎即序禹既就而序之非上威服致其貢物也西域諸國各有君長兵衆分弱無所統一雖屬匈奴不相親附匈奴能得其馬畜旃罽而不能統率與之進退與漢隔絕道里又遠得之不為益棄之不為損盛德在我無取於彼故自建武以來西域思漢威德咸樂内附唯其小邑鄯善車師界迫匈奴尚為所拘而其大國莎車于闐之屬數遣使置質於

忠告之意孰迫於中故見之書隤婉惻而周詳蕊不知戒愚孰甚焉

漢願請屬都護聖上遠覽古今因時之宜羈縻不絕辭而未許雖大禹之序西戎周公之讓白雉太宗之卻走馬義兼之矣亦何以尚茲

崔駰字亭伯涿郡安平人學有偉才與班固傅毅同時齊名辟竇憲府掾憲擅權驕恣駰數諫不能容棄官歸

誡竇憲書

駰聞交淺而言深者愚也在賤而望貴者惑也未信而納忠者謗也三者皆所不宜而或蹈之者思効其區區

西山真德秀曰按崔駰所謂四人者景帝王皇后也哀帝母丁姬也然常考之田蚡之驕橫蓋僅而獲免而丁氏之禍亦見於

憤盈而不能已也竊見足下體淳淑之姿躬高明之量意美志厲有上賢之風駰因幸得充下館列後陳陳列也是以竭其拳拳敢進一言傳曰生而富者驕生而貴者傲生富貴而能不驕傲者未之有也今寵祿初隆百僚觀行當堯舜之盛世處光華之顯時豈可不庶幾夙夜以永終譽弘申伯之美致周邵之事乎語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昔馮野王以外戚居位稱為賢臣馮野王字君卿妹為元帝昭儀近陰衛尉克己復禮終受多福陰衛尉光烈皇后同母弟興也郯氏

身後其獲全而無患者平恩耶成二家而已然則居戚里處上恩者其可不兢兢以自保乎

之宗非不尊也史丹封郯故云郯氏丹祖父恭有女弟武帝時為衛太子良娣成帝即位擢丹為長樂尉遷右將軍封武陽侯陽侯之族非不盛也侯當作平王鳳封陽平侯重侯累將建天樞執斗柄王氏九侯五大司馬北斗七星第一名天樞第五至第七為杓杓即柄其所以獲譏於時垂慾於後者何也蓋在滿而不挹位有餘而仁不足也漢興以後迄於哀平外家二十保族全身四人而已四人者哀帝母丁姬景帝王皇后宣帝許皇后王皇后其家族並全書曰鑒于有殷可不慎哉竇氏之興肇自孝文二君以淳淑守道成名先日竇太后之弟長君少君退讓君子不敢以富貴驕人故云淳淑守道也

安豐以佐命著德顯自中興_{竇融封為安豐侯}內以忠誠自固外以法度自守卒享祚國垂祉於今夫謙德之光周易所美滿溢之位道家所戒故君子福大而愈懼爵隆而益恭遠察近覽俯仰有則銘諸几杖刻諸盤杅矜矜業業無怠無荒如此則百祿是荷慶流無窮矣

樊準字幼陵南陽湖陽人和帝幸南陽準為郡功曹名見器之拜郎中終光祿勳

勸興儒學疏時鄧太后臨朝儒學陵替準上疏太后深納其言是後屢舉方正敦樸仁賢之士

儒學之興莫盛於東漢至安帝時文教寖衰流風媮薄矣此可謂匡時之論

臣熙曰叙明帝興學麟麟炳炳儼然辟雍鐘鼓之風想見橋門

臣聞賈誼有言人君不可以不學故雖大舜聖德孳孳為善成王賢主崇明師傅及光武皇帝受命中興羣雄崩擾旌旗亂野東西誅戰不遑啓處然猶投戈講埶息馬論道至孝明皇帝兼天地之資用日月之明庶政萬幾無不簡心而垂情古典游意經埶每饗射禮畢正坐自講諸儒並聽四方欣欣雖闕里之化矍相之事誠不足言 禮記孔子射於矍相之圃蓋觀者如堵墻 又多徵名儒以充禮官如沛國趙孝琅邪承宮等或安車結駟告歸鄉里或豊衣博

環聽時也

帶從見宗廟其餘以經術見優者布在廊廟故朝多皤皤之良華首之老每讌會則論難衎衎共求政化詳覽羣言響如振玉朝者進而思政罷者退而備問小大隨化雍雍可嘉期門羽林介冑之士悉通孝經博士議郎一人開門徒衆百數開門謂開一家之說化自聖躬流及蠻荒匈奴遣伊秩訾王大車且渠來入就學八方肅清上下無事是以議者每稱盛時咸言永平今學者蓋少遠方尤甚博士倚席不講儒者競論浮麗忘謇謇之忠習諓諓

之辭諓諓謟言也○諓音戩文吏則去法律而學詆欺詆亦欺也銳錐刀之鋒斷刑辟之重德陋俗薄以致苛刻左傳鄭人鑄刑書叔向使詒子產書曰令子相鄭立謗政鑄刑書人知爭端矣將棄禮而徵於書錐刀之末將盡爭之鄭其敗乎註錐刀喻小事也昔孝文竇后性好黃老而清靜之化流景武之間臣愚以為宜下明詔博求幽隱發揚巖穴寵進儒雅有如孝宣者徵諸公車以俟聖上講習之期公卿各舉明經及舊儒子孫進其爵位使纘其業復名郡國書佐使讀律令如此則延頸者日有所見傾耳者月有所聞伏

典質不飾嚴慄之
色溢於簡册

願陛下推述先帝進業之道

陳忠字伯始沛國洨人司空寵之子論事切直終尚書令

論喪服疏元初三年詔大臣得行三年喪服闋還職至元光中尚書令祝諷等奏以為孝文皇帝定約禮之制光武皇帝絶告寧之典貽則萬世誠不可改宜復建武故事忠上疏云

臣聞之孝經始於愛親終於哀戚上自天子下至庶人尊卑貴賤其義一也夫父母於子同氣異息一體而分三年乃免於懷抱先聖緣人情而著其節制服二十五

耕道尹起莘曰安帝元初三年初聽行三年喪至是纔六年而復禁之雖以陳忠之切諫不能奪宦官之所不欲人心之不肖甚哉

月是以春秋臣有大喪君三年不呼其門閔子雖要絰服事以赴公難退而致位以究私恩故稱君使之非也臣行之禮也自臣有大喪至此並公羊傳之文也閔子騫遭喪君使之從軍騫乃要絰而服以從軍役事了退家致位喪次極盡私恩故君使之雖非臣從君命有禮也周室陵遲禮制不序蓼莪之人作詩自傷曰瓶之罄矣惟罍之恥言已不得終竟子道者亦上之恥也高祖受命蕭何創制大臣有寧告之科合於致憂之義寧告休謁之名吉曰告凶曰寧論語吾聞夫子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建武之初新承大亂凡諸國政多趣簡易

臣正治曰求忠臣於孝子之門則墨衰從吉自不可為訓伯始此疏有功名教非淺

大臣既不得告寧而羣司營祿念私鮮循三年之喪以報顧復之恩者禮義之方實為凋損大漢之興雖承衰敝而先王之制稍以施行故籍田之耕起於孝文文帝二年初開籍田孝廉之貢發於孝武武帝元光元年初令郡國舉孝廉郊祀之禮定於元成元帝成帝時匡衡韋玄成定迭毀郊祀之禮三雍之序備於顯宗三雍明堂辟雍靈臺也雍和也大臣終喪成於陛下謂安帝詔大臣得行三年喪也聖功美業靡以尚茲孟子有言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於掌臣願陛下登高北望以

叙述古人雖嫋嫋稱遠引然用意深至彌覺款曲

甘陵之思甘陵安帝母陵揆度臣子之心則海內咸得其所疏入宦豎不便之竟寢忠奏而從諷等議遂著于令

容諫疏時因災異詔舉有道公卿百僚各上封事忠以詔書既開諫爭慮言事者必多激切或致不能容乃上疏豫通帝意

臣聞仁君廣山藪之大納切直之謀忠臣盡謇諤之節不畏逆耳之害是以高祖舍周昌桀紂之譬昌入奏事高祖方擁戚姬昌走出高祖逐得騎昌項曰朕何如主昌曰桀紂之主也上笑不之罪孝文嘉袁盎人豕之譏文帝幸慎夫人盎曰陛下為慎夫人適所以禍之也獨不見人彘乎上悅武帝納東

臣德宣曰從諫如舜猶震驚予讒說惟畢照其隱而能容之所以為濬哲也

方朔宣室之正武帝為董偃置酒宣室方朔曰夫宣室者先帝之正處非法度之正不得入上善之元帝容薛廣德自刎之切元帝欲御樓船廣德請從橋曰陛下不聽臣請自刎以血汚車輪上卒從橋昔晉平公問於叔向曰國家之患孰為大對曰大臣重祿不極諫小臣畏罪不敢言下情不上通此患之大者公曰善於是下令曰吾欲進善有謁而不通罪至死今明詔崇高宗之德高宗殷王武丁也推宋景之誠宋景公熒惑退舍事引咎克躬諮訪羣吏言事者見杜根成翊世等新裳表錄顯列二臺謂杜根為侍御史成翊世為尚書郎也必承風響

古穆之氣樸直之辭

應爭為切直若嘉謀異策宜輙納用如其管穴妄有譏刺雖苦口逆耳不得事實且優游寬容以示聖朝無諱之美若有道之士對問高者宜垂省覽特遷一等以廣直言之路

言中使疏 安帝數遣黃門常侍及中使伯榮往來甘陵而伯榮負寵驕蹇所經郡國莫不迎謁又霖雨積時河水湧溢百姓騷動忠上疏不省

臣聞位非其人則庶事不敘庶事不敘則政有得失政有得失則感動陰陽妖變為應陛下每引災自厚不責

臣司臣司狃恩莫以為負狃習也言屢被恩貸不以災變為憂負也故天心未得隔并屢臻隔并謂水旱不節也○并必姓反青兾之域淫雨漏河漏溢徐岱之濱海水盆溢兖豫蝗蝝滋生蝝螽子也荆揚稻收儉薄并凉二州羌戎叛戾加以百姓不足府帑虛匱自西徂東杼柚將空臣聞洪範五事一曰貌貌以恭恭作肅貌傷則狂而致常雨春秋大水皆為君上威儀不穆臨莅不嚴臣下輕慢貴倖擅權陰氣盛強陽不能禁故為淫雨陛下以不得親奉孝德皇園廟孝德皇安帝父清河王慶

也比遣中使致敬甘陵朱軒軿馬相望道路可謂孝至矣然臣竊聞使者所過威權翕赫震動郡縣王侯二千石至為伯榮獨拜車下儀體上僭侔於人主（伯榮帝乳母王聖女也）長吏惶怖譴責或邪諂自媚發人修道繕理亭傳多設儲跱徵役無度（跱具也）老弱相隨動有萬計賂遺僕從人數百匹頓踣呼嗟莫不叩心河間托叔父之屬（河間王開安帝叔也）清河有陵廟之尊（清河王延平也陵廟所在故曰尊）及剖符大臣皆猥為伯榮屈節車下陛下不問必以陛下欲其然也

伯榮之威重於陛下陛下之柄在於臣妾水災之發必起於此昔韓嫣托副車之乘受馳視之使江都悞為一拜而嫣受歐刀之誅韓嫣得幸武帝武帝獵上林中先使嫣乘副車從數十百騎馳視獸江都王望見以為天子伏謁道傍嫣驅不見王怒為皇太后泣言太后銜之後嫣出入永巷以奸聞太后賜嫣死臣願明主嚴天元之尊正乾剛之位天元猶乾元也職事巨細皆任賢能不宜復令女使干錯萬機重察左右得無石顯泄漏之奸石顯為中書令恐元帝一旦納用左右間已乃取一言為驗嘗被使至諸宮徵發先白上恐漏盡宮門閉請詔開門上許之顯故投夜還詔開宮門後果有上書告顯矯詔開宮門天子聞之

笑顯泣曰陛下過私小臣屬任以事羣下無不嫉妒欲陷害者上以為然而憐之 尚書納言得無趙昌譖崇之詐鄭崇哀帝時為尚書僕射數諫諍帝不許尚書令趙昌素諂因奏崇與宗族通疑有姦上怒下崇獄死獄中 公卿大臣得無朱博阿傅之援哀帝時博為丞相阿傅太后指奏免大司馬傅喜哀帝怒下博獄自殺 外屬近戚得無王鳳害商之謀成帝舅王鳳為大將軍專權驕僭王商為丞相論議不能平鳳陰求商短使人上書告商閨門事商坐免商宣帝舅樂昌侯王武之子 若國政一由帝命王事每決於已則下不得偪上臣不得干君常雨大水必當霽止四方衆異不能為害

明而切簡而健自是灼見本原之論

翟酺字子超廣漢雒人仕至將作大匠為權貴所搆廢於家

諫外戚疏安帝始親政追感祖母宋貴人悉封其家又元舅耿寶及皇后兄弟閻顯等擅權酺時為尚書上疏諫

臣聞微子佯狂而去殷叔孫通背秦而歸漢通仕秦為博士後歸漢彼非自疎其君時不可也臣荷殊絕之恩蒙值不諱之政豈敢雷同受寵而以戴天履地伏惟陛下應天履祚歷值中興當建太平之功而未聞致化之道蓋遠者難明請以近事徵之昔竇鄧之寵傾動四方兼官重紱

臣乾學曰外戚之嬖媚威歷然誡令內有明德馬后之誡外有司馬孚武攸緒之賢庶幾能保家矣

盈金積貨至使議弄神器改更社稷豈不以勢尊威廣以致斯患乎及其破壞頭顙墮地願為孤豚豈可得哉夫致貴無漸失必暴受爵非道殃必疾今外戚寵幸功均造化漢元以來未有等比陛下誠仁恩周洽以親九族然祿去公室政移私門覆車重尋寧無摧折而朝臣在位莫肯正議翕翕訿訿爾雅翕翕訿訿莫供職也更相佐附臣恐威權外假歸之良難虎翼一奮卒不可制故孔子曰吐珠於澤誰能不含喻君之權柄外假則必競取以為己利猶珠出於澤中誰能不含取以為

已寶也此出春秋保乾圖恐非孔子語老子稱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利器謂權道也此最安危之極戒社稷之深計也夫儉德之恭政存約節故文帝愛百金於露臺飾帷帳於阜囊文帝集上書囊以為殿帷或有譏其儉者上曰朕為天下守財耳豈得妄用之哉至倉穀腐而不可食錢貫朽而不可較今自初政以來日月未久費用賞賜已不可算斂天下之財積無功之家帑藏單盡民物彫傷卒有不虞復當重賦百姓怨叛既生危亂可待也昔成王之政周公在前召公在

後畢公在左史佚在右四子挾而維之目見正容耳聞正言一日即位天下曠然言其法度素定也今陛下有成王之尊而無數子之佐雖欲崇雍熙致太平其可得乎自去年已來災譴頻數地坼天崩高岸為谷修身恐懼則轉禍為福輕慢天戒則其害彌深願陛下親自勞卹研精致思勉求忠貞之臣誅遠佞諂之黨損玉堂之盛尊天爵之重割情欲之歡罷晏私之好帝王圖籍陳列左右心存亡國所以失之鑒觀興王所以得之庶災

瀏然有古光持論亦復精警

害可息豐年可招矣

虞詡字升卿陳國武平人為朝歌長拜武都太守遷司隸校尉終尚書令

請復三郡疏

安定北地上郡遭羌亂郡縣皆荒詡上疏請復從之使謁者督從者各歸本縣繕城郭置候驛又浚渠屯田省費歲以億計遂令諸郡儲粟周數年

臣聞子孫以奉祖為孝君上以安民為明此高宗周宣所以上配湯武也禹貢雍州之域厥田惟上且沃野千里穀稼殷積又有龜茲鹽池以為民利水草豐美土宜產牧牛馬銜尾羣羊塞道北阻山河乘阸據險因渠以

漑水舂河漕以水為碓由河轉漕也用功省少而軍糧饒足故孝武皇帝及光武築朔方開西河置上郡皆為此也而遭元元無妄之災衆羌內潰郡縣兵荒二十餘年夫棄沃壤之饒損自然之財不可謂利離河山之阻守無險之處難以為固今三郡未復園林單外而公卿選懦容頭過身張解設難但計所費不圖其安宜開聖德考行所長

左雄字伯豪南郡涅陽人安帝時為冀州刺史永建初徵拜議郎再遷尚書令司隸校尉

守長於民最親賢否關閭閻休戚疏中徵引極為典切

水心葉適曰左雄言漢至今三

上順帝陳吏事疏雄以守長數易非政之體上疏切陳帝感其言申下有司考其真偽詳所施行而宦豎擅權終不能用

臣聞柔遠和邇莫大寧人寧人之務莫重用賢用賢之道必存考黜是以皐陶對禹貴在知人安人則惠黎民懷之分伯建侯代位親民民用和穆禮讓以興故詩云有渰淒淒興雨祁祁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及幽厲昏亂不自為政褒豔用權七子黨進七子謂卿士皇父司徒番冢宰家伯膳夫仲允內史聚子趣馬蹶師氏楀也賢愚錯緒深谷為陵故其詩云四國無

百餘載下飾其詐上肆其殘謂殺害不辜為威風聚斂整辦為賢能治已安民為劣弱奉法循理為不治末世風俗漸靡往往如此自雄任約言明達政體循察選法崇尚學校順桓以後多知名士雄之力也論者不考但徇崔寔單私意偏說為後世言

政不用其良又曰哀今之人胡為虺蜴言人畏吏如虺蜴也宗周既滅六國并秦阬儒泯典剗革五等更立郡縣剗削也五等謂諸侯縣設令長郡置守尉什五相司封豕其民史記商鞅為秦定變法之令令人什五而相收司犯禁相連坐不告姦者要斬揚雄長楊賦曰秦窫窳其士封豕其人也大漢受命雖未復古然克慎庶官蠲苛救敝悅以濟難撫而循之至於文景天下康乂誠由玄靖寬柔克慎官人故也降及宣帝興於仄陋綜覈名實知時所病刺史守相輒親引見考察言行信賞必罰帝乃歎曰民

治之害外强中乾與食烏喙何異

臣英曰論吏治以久任責成功以治效核名實允為經世之言

所以安而無怨者政平吏良也與我共此者其唯良二千石乎以為吏數變易則下不安業久於其事則民服教化其有政理者輒以璽書勉勵增秩賜金或爵至關内侯公卿缺則以次用之是以吏稱其職人安其業漢世良吏於茲為盛故能降來儀之瑞建中興之功宣帝時鳳凰五至因以紀年漢初至今三百餘載俗浸彫敝巧偽滋萌下飾其詐上肆其殘典城百里轉動無常各懷一切莫慮長久謂殺害不辜為威風聚斂整辦為賢能以理已安

民為劣弱以奉法循理為不化皃鉗之戮生於睚眦覆尸之禍成於喜怒視民如寇讎稅之如豺虎（國語鬬且廷見令尹子常與之語問畜貨聚馬歸語其弟曰楚其亡乎吾見令尹如餓獸豺虎焉殆必亡者也）監司項背相望（謂前後相顧也）與同疾疢見非不舉聞惡不察觀政於亭傳責成於期月言善不稱德論功不據實虛誕者獲譽拘檢者離毀（離遭也）或因罪而引高或色斯以求名（因罪潛遁以求高尚之名論語曰色斯舉矣言觀前人之顏色也）州宰不覆競共辟召踴躍升騰超等踰匹或考奏捕案而亡不受罪會赦行賂復

見洗滌朱紫同色清濁不分故使姦猾枉濫輕忽去就拜除如流缺動百數鄉官部吏職斯祿薄斯賤也車馬衣服一出於民廉者取足貪者充家特選橫調調徵也紛紛不絕送迎煩費損政傷民和氣未洽災眚不消咎皆在此令之墨綬猶古之諸侯墨綬謂令長即古子男之國也拜爵王庭輿服有庸庸常也而齊於匹豎叛命避負非所以崇憲明理惠育元元也臣愚以為守相長吏惠和有顯效者可就增秩勿使移徙非父母喪不得去官其不從法禁不式

王命錮之終身式用也雖會赦令不得齒列若被劾奏亡不就法者徙家邊郡以懲其後鄉部親民之吏皆用儒生清白任從政者任堪也○寛其負筭負欠也筭口錢也儒生未有品秩故寛之增其秩祿吏職滿歲宰府州郡乃得辟舉如此威福之路塞虛偽之端絕送迎之役損賦斂之源息循理之吏得成其化率土之民各寧其所追配文宣中興之軌文帝宣帝也文帝遭呂氏難故亦云中興流光垂祚永世不刊

郎顗字雅光北海安丘人父宗學京氏易善風角星筭顗少傳父業兼明經典陽嘉中徵拜郎

造語精技故不厭其繁縟

中不就歸家後為同里人所殺

上災異封事 順帝時災異屢見公車徵顗乃詣闕拜章

臣聞天垂妖象地見災符所以譴告人主責躬修德使正機平衡流化興政也易內傳曰凡災異所生各以其正變之則除消之亦除 易稽覽圖之言正政也 伏惟陛下躬日昃之聽溫三省之勤思過念咎務消祇悔 祇大也易復卦初九曰無祇悔元吉 方今時俗奢佚淺恩薄義夫救奢必於儉約拯薄無若敦厚安上理人莫善於禮修禮遵約蓋惟上興革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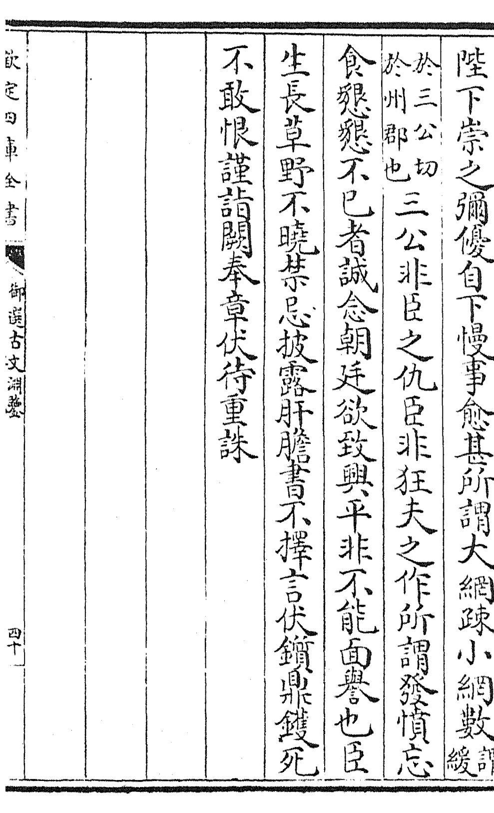
臣杜訥曰轡切中却多抑揚頓挫瀾迴風湧文致最佳

變薄事不在下故周南之德關雎政本本立道生風行草從澄其源者流清溷其本者末濁天地之道其猶鼓籥以虛為德自近及遠者也籥如笛六孔内虛而氣無窮伏見往年以來園陵數災陽嘉元年冬恭陵百丈廡災永建元年秋茂陵園寢災炎光熾猛驚動神靈易天人應曰君子不思遵利茲謂無澤厥災孽火燒其宮又曰君高臺府犯陰侵陽厥災火又曰上不儉下不節災火竝作燒君室自頃繕理西苑修復太學永建六年修太學也宮殿官府多所搆飾昔盤庚遷殷去奢即

儉夏后卑室盡力致美又魯人為長府閔子騫曰仍舊貫何必改作臣愚以為諸所繕修事可省減稟卹貧人賑贍孤寡此天之意也人之慶也仁之本也儉之要也焉有應天養人為仁為儉而不降福者哉土者地祇陰性澄靜宜以施化之時敬而勿擾竊見正月以來陰闇連日易內傳曰久陰不雨亂氣也蒙之比也蒙者君臣上下相冒亂也又曰賢德不用厥異常陰夫賢者化之本雲者雨之具也得賢而不用猶久陰而不雨也又頃

前數日寒過其節水既解釋還復凝合夫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此言日月相推寒暑相避以成物也今立春之後火卦用事當溫而寒違反時節由功賞不至而刑罰必加也宜須立秋順氣行罰臣伏案飛候參察衆政京房作易飛候以為立夏之後當有震裂涌水之害又比熒惑失度盈縮往來涉歷輿鬼環繞軒轅天官書曰輿鬼南方之宿軒轅後宮之象也火精南方夏之政也政有失禮不從夏令則熒惑失行熒惑南方主夏為禮為視禮虧視失不行夏令則熒惑逆行也正月三日至乎

九日三公卦也凡卦法一為元士二為大夫三為三公四為諸侯五為王位六為宗廟分卦直日之法文主一日即三日九日並為三公之日也三公上應台階下同元首君為元首臣作股肱言三公上象天之台階下與人君同體也政失其道則寒陰反節節彼南山詠自周詩股肱良哉著於虞典而今之在位競託高虛納累鍾之奉忘天下之憂棲遲偃仰寢疾自逸被策文得賜錢即復起矣何疾之易而愈之速以此消伏災眚興致升平其可得乎今選舉牧守委任三府三公也長吏不良既咎州郡州郡有失豈得不歸責舉者而



陛下崇之彌優自下慢事愈甚所謂大網疎小網數謂緩於三公切於州郡也三公非臣之仇臣非狂夫之作所謂發憤忘食懇懇不已者誠念朝廷欲致興平非不能面譽也臣生長草野不曉禁忌披露肝膽書不擇言伏鑕鼎鑊死不敢恨謹詣闕奉章伏待重誅

御選古文淵鑒卷十九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助教臣汪錫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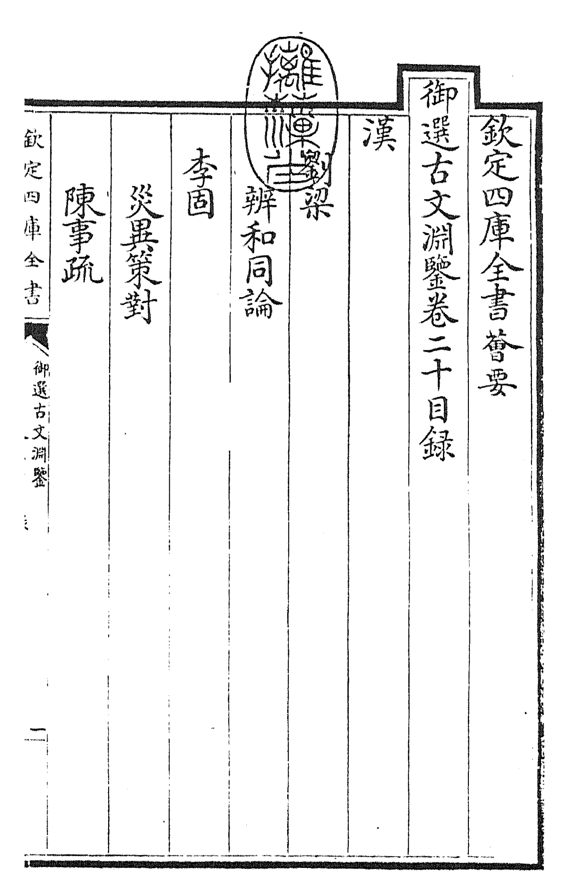
謄錄監生臣沈浩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御選古文淵鑒卷二十

詳校官候補通政司經歷臣郭祚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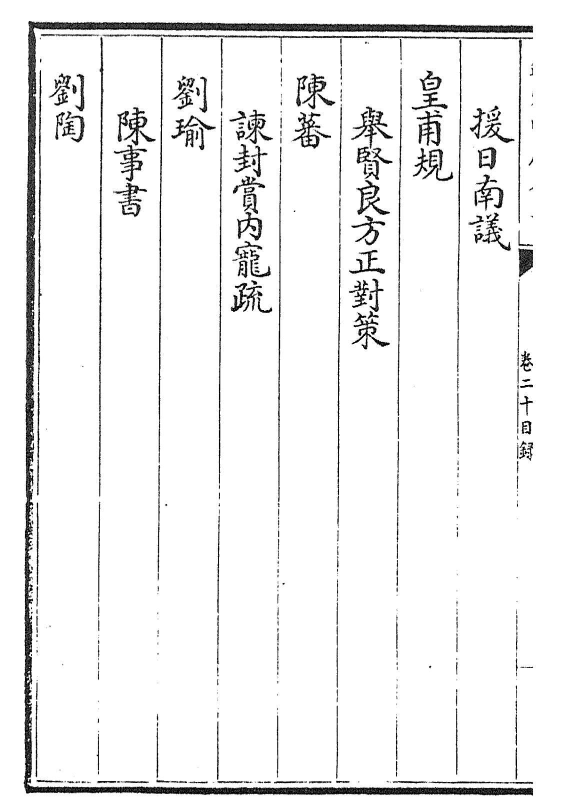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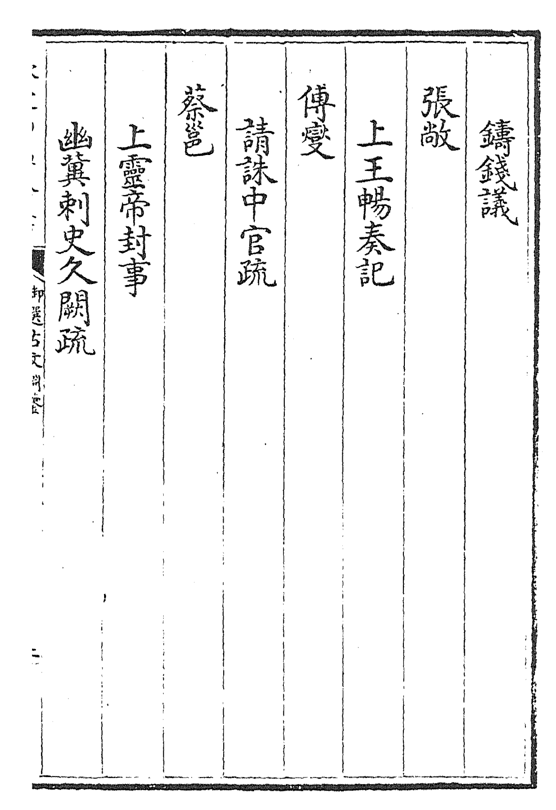
御選古文淵鑑卷二十目録

漢

劉梁

李固





御選古文淵鑒卷二十目錄

御選古文淵鑒卷二十

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教習庶吉士臣徐乾學等奉

旨編注

漢

劉梁字曼山一名岑東平寧陽人桓帝時舉孝廉除北新城長儒化大行

辨和同論

夫事有違而得道有順而失義有愛而為害有惡而為

博考往籍斷以正義和同之介較若

白黑矣

臣正治曰其論和同與晏子之言相表裏而以義為斷以道為貴尤為篤論

美其故何乎蓋明智之所得闇偽之所失也是以君子之於事也無適無莫必考之以義焉得由和興失由同起故以可濟否謂之和好惡不殊謂之同春秋傳曰和如羹焉酸苦以劑其味劑齊也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同如水焉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琴瑟之專一誰能聽之是以君子之行周而不比和而不同以救過為正以匡惡為忠經曰將順其美匡救其惡則上下和睦能相親也

昔楚恭王有疾名其大夫曰不穀不德少主社稷楚恭王名

審失先君之緒覆楚國之師謂鄢陵之戰為晉所敗不穀之罪也若以宗廟之靈得保首領以殁請為靈若厲大夫許諸諡法亂而不損曰靈殺戮不辜曰厲及其卒也子囊曰不然子囊楚令尹名夫事君者從其善不從其過赫赫楚國而君臨之撫正南海訓及諸夏其寵大矣寵榮也有是寵也而知其過可不謂恭乎大夫從之諡法既過能改曰恭此違而得道者也及靈王驕淫暴虐無度芉尹申亥從王之欲以殯于乾谿殉之二女此順而失義者也芉尹申亥申無宇之子也乾谿之役申亥曰吾父再奸王命王不誅

臣熙曰詞旨清辨不為激烈之語而規時之意最深

惠孰大焉乃求王遇之棘闈以王歸王自縊申亥以其二女殉而葬之也鄢陵之役晉楚對戰陽穀獻酒子反以斃此愛而害之者也淮南子楚恭王與晉人戰于鄢陵戰酣恭王傷司馬子反渴而求飲陽穀奉酒而進之子反之為人也嗜酒而甘之不能絕于口遂醉而臥恭王欲復戰使人召子反子反辭以疾王駕而往之入幄中而聞酒臭恭王大怒斬子反以為戮臧武仲曰孟孫之惡我藥石也季孫之愛我美疢也疢毒滋厚石猶生我此惡而為美者也武仲臧孫紇也左傳孟孫死臧孫入哭甚哀其御曰孟孫之惡子也而哀如是季孫若死其若之何臧孫荅云云孔子曰智之難也有臧武仲之智而不容于魯國抑有由也作而不順施而

不恕也季武子無適子公彌長悼子少武子愛悼子欲立之訪于申豐曰不可訪于臧紇曰飲我酒吾為子立之季氏飲大夫酒臧紇為客既獻臧孫命北面重席新樽絜之召悼子降逆之大夫皆起悼子乃立季氏以公彌為馬正其後公彌立孟孫羯與共搆臧紇于季氏臧紇奔齊蓋善其知義譏其違道也夫知而違之偽也不知而失之闇也闇與偽焉其患一也患之所在非徒在智之不及又在及而違之者矣故曰智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也夏書曰念茲在茲庶事恕施忠智之謂矣庶衆也言衆事恕已而施行斯可謂忠而有智矣故君子之行動則思義不為利回不為義疚回邪

也疾病也進退周旋唯道是務苟失其道則兄弟不阿苟得其義雖仇讐不廢故解狐蒙祁奚之薦左傳晉祁奚請老晉侯問嗣焉稱解狐其讐也二叔被周公之害勃鞮以逆文為戚勃鞮晉寺人披也左傳晉獻公使寺人披伐公子重耳於蒲披斬其袪及文公歸國呂甥郤芮將焚公宮而殺文公寺人披以呂郤之難告之言初雖逆文公後竟成之也傅瑕以順厲為敗鄭厲公為祭仲所逐後侵鄭及大陵獲鄭大夫傅瑕曰苟舍我吾請納子厲公與之盟而赦之傅瑕殺鄭子而納厲公遂殺傅瑕也管蘇以憎忤取進申侯以愛從見退考之以義也新序楚恭王有疾告諸大夫曰管蘇犯我以義違我以禮與處不安不見不思然而有得焉吾死之後爵之于朝申侯伯順吾所欲

意愈婉而氣愈直讜論碩辭可刋金石

行吾所樂與處則安不見則思然未嘗有得焉必速遣之故曰不在逆順以義爲斷不在憎愛以道爲貴禮記曰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考義之謂也

李固字子堅漢中南鄭人官至太尉爲梁冀所殺

災異策對陽嘉二年有地動山崩火災之異詔問爲政所宜故對策順帝覽其對即出阿母還第舍諸常侍悉叩頭謝罪朝廷肅然

臣聞王者父天母地寶有山川王道得則陰陽和穆政化乖則崩震爲災斯皆關之天心效於成事者也夫化

西山真德秀曰按梁氏貴盛未及期年不過崇顯兼加而已左雄既諫止其封李固又欲抑止其寵忠臣之心慮於未形大抵

以職成官緜能理古之進者有德有命言有德者乃可加爵命也今之進者唯財與力伏聞詔書務求寛博疾惡嚴暴而今長吏多殺伐致聲名者必加遷賞其存寛和無黨援者輒見斥逐是以淳厚之風不宣彫薄之俗未革雖繁刑重禁何能有益前孝安皇帝變亂舊典封爵阿母阿母王聖因造妖孽使樊豐之徒乘權放恣侵奪主威改亂嫡嗣謂順帝為太子時廢為濟陰王至令聖躬狼狽親遇其艱既拔自困殆龍興即位天下喁喁屬望風政積敝之後易致中興誠

如此使順帝能早從其言則國家興時無弒逆之禍梁氏亦免赤族之誅豈不休哉

臣德宜曰女子小人孔子以為

當沛然思惟善道而論者猶云方今之事復同於前臣伏從山草痛心傷臆實以漢興以來三百餘年賢聖相繼十有八主豈無阿乳之恩豈忘爵賞之寵然上畏天威俯案經典知義不可故不封也今宋阿母（謂宋娥也）雖有大功勤謹之德但加賞賜足以酬其勞苦至於裂土開國實乖舊典聞阿母體性謙虛必有遜讓陛下宜許其辭國之高使成萬安之福夫妃后之家所以少完全者豈天性當然但以爵位尊顯專總權柄天道惡盈不知

難蒼根連蔓結陰沴實乘正月繁霜所由刺也固能痛切指陳勝於馬融張衡所對遠矣

自損故至顛仆先帝寵遇閻氏位號太疾故其受禍曾不旋時老子曰其進銳者其退速也今梁氏戚為椒房禮所不臣尊以高爵尚可然也而子弟羣從榮顯兼加永平建初故事殆不如此宜令步兵校尉冀及諸侍中還居黃門之官使權去外戚政歸國家豈不休乎又詔書所以禁侍中尚書中臣子弟不得為吏察孝廉者以其秉威權容請托故也而中常侍在日月之側聲勢振天下子弟祿仕曾無限極雖外託謙默不干州郡而諂

臣鴻緒曰歷指時政不減長沙

僞之徒望風進舉今可為設常禁同之中臣昔館陶公主光武第三女為子求郎明帝不許賜錢千萬所以輕厚賜重薄位者為官人失才害及百姓也竊聞長水司馬武宣開陽城門候羊迪等無他功德初拜便真此雖小失而漸壞舊章先聖法度所宜堅守政教一跌百年不復詩云上帝板板下民卒癉刺周王變祖法度故使下民將盡病也今陛下之有尚書猶天之有北斗也斗為天喉舌尚書亦為陛下喉舌斗斟酌元氣運平四時尚書

之災而尚書喉舌等語尤識治體

出納王命賦政四海賦布也權尊勢重責之所歸若不平心災眚必至誠宜審擇其人以毗聖政令與陛下共理天下者外則公卿尚書內則常侍黃門譬猶一門之內一家之事安則共其福慶危則通其禍敗刺史二千石外統職事內受法則夫表曲者影必邪源清者流必絜猶叩樹本百枝皆動也周頌曰薄言振之莫不震疊時邁之篇振詩作震此言動之於內而應於外者也由此言之本朝號令豈可蹉跌間隙一開則邪人動心利競暫起則仁

義道塞刑罰不能復禁化導以之寖壞此天下之紀綱當今之急務陛下宜開石室陳圖書招會羣儒引問得失指擿變象以求天意其言有中理即時施行顯拔其人以表能者則聖聽日有所聞忠臣盡其所知又宜罷退宦官去其權重裁置常侍二人方直有德者省事左右小黄門五人才智閑雅者給事殿中如此則論者厭塞升平可致也臣所以敢陳愚瞽冒昧自聞者儻或皇天欲令微臣覺悟陛下陛下宜熟察臣言憐赦臣死

老成卓偉之言自爾伉正

臣廷敬曰積賢為道精義不磨易言拔茅連茹詩言藹藹王多吉士即此義也

陳事疏 時因遷將作大匠上疏陳事

臣聞氣之清者為神人之清者為賢養身者以練神為寶安國者以積賢為道昔秦欲謀楚王孫圉設壇西門陳列名臣秦使懼然遂為寢兵魏文侯師卜子夏友田子方軾段干木故羣俊競至名過齊桓秦人不敢闚兵于西河斯蓋積賢人之符也陛下撥亂龍飛初登大位聘南陽樊英江夏黃瓊廣漢楊厚會稽賀純策書嗟歎待以大夫之位是以巖穴幽人智術之士彈冠振衣樂

欲為用四海欣然歸服聖德厚等在職雖無奇卓然夕惕孳孳志在憂國臣前在荊州聞厚純等以病免歸誠以悵然為時惜之一日朝會見諸侍中並皆年少無一宿儒大人可顧問者誠可歎息宜徵還厚等以副羣望瓊久處議郎已且十年衆人皆怪始隆崇令更滯也光禄大夫周舉才謨高正宜在常伯訪以言議侍中杜喬學深行直當世良臣久託疾病可勑令起

援日南議 永和二年日南象林徼外蠻夷區憐等反攻郡縣順帝召公卿百官會議

萬里赴援既言其失又能策畫方略條論井然謀國之忠何其懇到也

水心葉適曰李固駁發兵之議夫交阯九真反而欲以兖豫揚

遣大將發荆揚兖豫四萬人赴之固

為大將軍從事中郎駁議四府悉從

若荆揚無事發之可也今二州盜賊槃結不散武陵南郡蠻夷未輯長沙桂陽數被徵發如復擾動必更生患其不可一也又兖豫之人卒被徵發遠赴萬里無有還期詔書迫促必致叛亡其不可二也南州水土溫暑加有瘴氣致死亡者十有四五其不可三也遠涉萬里士卒疲勞比至嶺南不復堪鬬其不可四也軍行三十里為程而去日南九千餘里三百日乃到計人廩五升用

州赴之不待知者而知其不可用矣然當時士大夫所見皆如此者蓋有寇即發兵發近不能勝則發遠乃曰前常行之事故也觀因歷數利害毫髮無遺措著而筹蓋不足道信儒者之英傑也

臣乾學曰命將無益州郡可任此治荒徼之要訣蓋邊徼之民

米六十萬斛不計將吏騾馬之食但負甲自致費便若此其不可五也設軍到所在死亡必衆既不足禦敵當復更發此為刻割心腹以補四支其不可六也九真日南相去千里發其吏民猶尚不堪何況乃苦四州之卒以赴萬里之艱哉其不可七也前中郎將尹就討益州叛羌益州諺曰虜來尚可尹來殺我後就徵還以兵付刺史張喬喬因其將吏旬月之間破殄寇虜此發將無益之效州郡可任之驗也宜更選有勇略仁惠任將帥

各欲自衞其身家地接則情貫易得習同則强弱相當苐用一能吏領之便足辦寇也

者以為刺史太守悉使共住交阯今日南兵單無穀守既不足戰又不能可一切徙其吏民北依交阯事静之後乃命歸本還募蠻夷使自相攻轉輸金帛以為其資有能反間致頭首者許以封侯列土之賞故并州刺史長沙祝良性多勇决又南陽張喬前在益州有破虜之功皆可任用昔太宗就加魏尚為雲中守哀帝即拜龔舍為太山太守宜即拜良等便道之官

皇甫規字威明安定朝那人延熹中為泰山太守徵拜議郎後為度遼將軍遷弘農太守封

披瀝直陳於對策中尤為奇特

壽成亭侯

舉賢良方正對策 冲帝質帝之間梁太后臨朝規舉賢良方正對策

伏惟孝順皇帝初勤王政紀綱四方幾以獲安後遭姦僞威分近習畜貨聚馬戲謔是閒又因緣嬖倖受賂賣爵輕使賓客交錯其間天下擾擾從亂如歸故每有征戰鮮不挫傷官民並竭上下窮虛臣在關西竊聽風聲未聞國家有所先後先後謂進退也言國家不妄有褒貶進退而權倖之徒反為禍福也而威福之來咸歸權倖陛下體兼乾坤聰哲純茂攝政

西山真德秀曰皇甫規舟楫之

之初拔用忠貞其餘維綱多所改正遠近翕然望見太平而地震之後霧氣白濁日月不光旱魃為虐大賊從横流血丹野庶品不安譴誡累至殆以姦臣權重之所致也其常侍尤無狀者亟便黜遣披埽凶黨收入財賄以塞痛怨以答天誠令大將軍梁冀河南尹不疑處周邵之任為社稷之鎮加與王室世為姻族（梁商女為順帝后后女弟又為桓帝后冀即商子故曰代姻也）令日立號雖尊可也實宜增修謙節輔以儒術省去游娛不急之務割減廬第無益之飾夫

喻可謂忠矣使冀能以保國全家為心諂諛善道惟新令圖以濟國家於險則同舟之人其有不安者乎同舟之人安矣操楫之人其有不與者乎顧方慎其忠言欲寘之死所謂安危利菑而樂其所以亡也不仁之人可與言哉

臣英曰喻君民於乘舟喻輔弼

君者舟也人者水也羣臣乘舟者也將軍兄弟操檝者也若能平志畢力以度元元所謂福也如其怠弛將淪波濤可不慎乎夫德不稱祿猶鑿墉之趾以益其高豈量力審功安固之道哉凡諸宿猾酒徒戲客皆耳納邪聲口出諂言甘心逸遊唱造不義亦宜貶斥以懲不軌令冀等深思得賢之福失人之累又在位素餐尚書怠職有司依違莫肯糾察故使陛下専受諂諛之言不聞戶牖之外臣誠知阿諛有福深言近禍豈敢隱心以避

於操櫕數語扼要遂為一篇警策

勁爽峭利之中自有沉摯深厚之氣

誅責乎臣生長邊遠希陟紫庭怖慴失守言不盡心 梁冀忿其刺己以規為下第拜郎中托疾免歸州郡承冀旨幾陷死者再三

陳蕃

字仲舉汝南平輿人官至太傅上疏請誅曹節王甫等為節等所害

諫封賞內寵疏

時桓帝封賞踰制內寵猥盛蕃上疏帝頗納其言為出宮女五百餘人

臣聞有事社稷者社稷是為有事人君者容悅是為令臣蒙恩聖朝備位九列見非不諫則容悅也夫諸侯上象四七垂耀在天下應分土藩屏上國 上象四七謂二十八宿各主諸

水心葉適曰今世學者論陳蕃只舉後一節更不記以前事有事社稷者社稷是為有事君人者容悅是為觀其正巳正物終始以天下之重自任歷數二漢

侯之分野故曰下應分土高祖之約非功臣不侯而聞追録河南尹鄧萬世父遵之微功更爵尚書令黄儁先人之絶封近習以非義授邑左右以無功傳賞授位不料其任裂土莫紀其功至乃一門之内侯者數人故緯象失度陰陽謬序稼用不成民用不康臣知封事已行言之無及誠欲陛下從是而止又比年收斂十傷五六萬人饑寒不聊生活而采女數千食肉衣綺脂油粉黛不可貲計鄙諺云盜不過五女門以女貧家也今後宫之女豈不貧

自李固之外更無人焉然既有賓后父子天下在掌握自古得時未有如此却是落自壓迫壞之哀哉夫以蕃終身自治尚不做得後一節其不如蕃者豈復能有為事功難易人材品目真未易言有志於古人者其可不深淵薄冰日慎一日乎

國乎是以傾宮嫁而天下化帝王紀曰紂作傾宮多采美女以充之武王伐殷乃歸傾宮之女於諸侯也楚女悲而西宮災公羊西宮災注云時僖公以齊媵為嫡楚女廢居西宮悲愁怨曠所生也且聚而不御必生憂悲之感以致并隅水旱之困夫獄以禁止姦違官以稱才理物若法虧於平官失其人則王道有缺而令天下之論令當作令皆謂獄繇怨起爵以賄成夫不有臭穢則蒼蠅不飛陛下宜採求失得擇從忠善尺一選舉委尚書三公尺一謂板長尺一以寫詔書使褒責誅賞各有所歸豈不幸甚

條析當時之弊極盡情致文亦波折古宕

劉瑜字季節廣陵人桓帝延熹中拜議郎竇武欲大誅宦官引與同謀武敗瑜亦被誅

陳事書瑜初舉賢良方正上書陳事

臣瑜自念東國鄙陋得以豐沛枝胄被蒙復除不給卒伍故太尉楊秉知臣竊闚典籍猥見顯舉誠冀臣愚直有補萬一而秉忠謨不遂命先朝露臣在下土聽聞歌謠驕臣虐政之事遠近呼嗟之音竊為辛楚泣血漣如幸得引録備答聖問泄寫至情不敢庸回誠願陛下且以須臾之慮覽今往之事人何為咨嗟天曷為動變蓋

諸侯之位上法四七垂文炳燿關之盛衰者也今中宮邪孽比肩裂土皆競立胷嗣繼體傳爵或乞子踈屬或買兒市道殆乖開國承家之義古者天子一娶九女娣姪有序河圖授嗣正在九房今女嬖令色充積閨帷皆當盛其玩飾冗食空宮勞散精神生長六疾左傳天有六氣淫生六疾此國之費也生之傷也且天地之性陰陽正紀隔絕其道則水旱為并詩云五日為期六日不詹詩小雅采綠篇詹至也期至五日而歸今六日不至婦人所以怨曠也怨曠作歌仲尼所録況從幼

至長幽藏歿身又常侍黃門亦廣妻娶怨毒之氣結成妖眚行路之言官發略人女取而復置轉相驚懼孰不悉然無緣空生此謗鄒衍匹夫杞氏匹婦尚有城崩霜隕之異鄒衍事燕惠王盡忠王信讒而縶之衍仰天而哭正夏而天為降霜齊莊公襲莒杞梁殖戰死其妻就夫屍于城下哭之十日而城崩況乃羣輩咨怨能無感乎昔秦作阿房國多刑人今第舍增多窮極奇巧掘山攻石不避時令月令孟夏之月無有壞墮無起土功無發大衆促以嚴刑威以正法民無罪而覆入之民有田而覆奪之州郡官府各自考事姦

情賕賂皆為吏餌民愁鬱結起入賊黨官輒興兵誅討其罪貧困之民或有賣其首級以要酬賞父兄相代殘身妻孥相視分裂窮之如彼伐之如此豈不痛哉又陛下以北辰之尊神器之寶而微行近習之家私幸宦官之舍賓客市買熏灼道路因此暴縱無所不容令三公在位皆博達道藝而各正諸已莫或匡益者非不智也畏死罰也惟陛下設置七臣以廣諫道古者天子有諫臣七人謂三公及前疑後承左輔右弼及開東序金滕史官之書從堯舜禹湯文

因鑄治而及農殖真知本之論

武致興之道遠佞邪之人放鄭衛之聲則政致和平德感祥風矣臣悾悾推情言不足採懼以觸忤征營惆悸

劉陶 字子奇一名偉潁川潁陰人濟北王勃之後靈帝時為御史以切直忤宦官下黄門北寺獄按驗急遂閉氣而死

鑄錢議 時陶遊太學會有上書言人以貨輕錢薄故致貧困宜改鑄大錢事下四府羣僚及太學能言之士陶乃上議帝竟不鑄錢

聖王承天制物與人行止建功則眾悅其事興戎而師樂其旅是故靈臺有子來之人武旅有鳧藻之士 武旅周武

王之旅烏得水藻言喜悦也皆舉合時宜動順人道也臣伏讀鑄錢之詔平輕重之議訪覃幽微不遺窮賤是以藿食之人謬延逮及蓋以為當今之憂不在於貨在乎民饑夫生養之道先食後民宋民當作貨是以先王觀象育物敬授民時使男不逋畝女不下機故君臣之道行王路之教通由是言之食者乃有國之所實生民之至貴也竊見比年以來良苗盡於蝗螟之口杼柚空於公私之求所急朝夕之餐所患靡盬之事豈謂錢貨之厚薄銖兩之輕

瓊山丘濬曰劉陶所謂民可百年無貨不可一日有饑此至言也民之所以有饑者以無穀也務必使錢常不至於多餘穀常不至於不給其價常平則民無苦饑者矣

臣乾學曰民可百年無貨不可

重哉就使當今沙礫化為南金瓦石變為和玉詩曰大賂南金和玉卞和之玉也使百姓渴無所飲饑無所食雖皇羲之純德唐虞之文明猶不能以保蕭牆之內也蓋民可百年無貨不可一朝有饑故食為至急也議者不達農殖之本多言鑄冶之便或欲因緣行詐以貿國利國利將盡取者爭競造鑄之端於是乎生蓋萬人鑄之一人奪之猶不能給況今一人鑄之則萬人奪之乎雖以陰陽為炭萬物為銅賈誼之言役不食之民使不饑之士猶不能足無

一日有饑苟得治財之樞要幣輕幣重之紛紛自在可略也又歸重於禁止役奪尤為碩畫

厭之求也夫欲民殷財阜要在止役禁奪則百姓不勞而足陛下聖德愍海内之憂戚傷天下之艱難欲鑄錢齊貨以救其敝此猶養魚沸鼎之中棲鳥烈火之上水木本魚鳥之所生也用之不時必至燋爛願陛下寬鍥薄之禁後冶鑄之議鍥刻也口結反○聽民庶之謠吟問路叟之所憂說苑孔子行游中路聞哭者聲甚悲避車而問之虞丘子對曰吾有三失吾少好學周徧天下還後吾親亡是一失也事君驕奢不遂是二失也厚交友而後絕是三失也瞰三光之文耀視山河之分流三光日月星也分謂山流謂河言日月有謫食之災星辰有錯行之變故視其

文擢也山崩川竭皆亡之徵也天下之心國家大事粲然皆見無有遺惑者矣臣甞誦詩至鴻鴈于野之勞哀勤百堵之事詩小雅鴻鴈之篇鴻鴈于飛肅肅其羽之子于征劬勞于野鴻鴈于飛集于中澤之子于垣百堵皆作言壞滅之國徵人起屋舍築墻壁百堵同時而作也每喟爾長懷中篇而歎近聽征夫饑勞之聲甚於斯歌是以追悟匹婦吟魯之憂始於此乎列女傳魯漆室邑之女過時未適人當穆公之時君老太子幼女倚柱而啼鄰婦從之遊謂曰何哭之悲子欲嫁乎漆室女曰嗟乎始吾以子為知今反無識也豈為嫁故哉吾憂魯君老而太子少也見白駒之意屏營彷徨不能監寐小雅白駒之詩皎皎白駒食我場苗縶之維之以永今朝

白駒喻賢人也監寐猶寤寐也伏念當今地廣而不得耕民衆而無所食羣小競起進秉國之位鷹揚天下鳥鈔求飽呑饑及骨並噬無厭誠恐卒有役夫窮匠起於板築之間役夫謂陳涉起蘄也窮匠謂驪山之徒也投斤攘臂登高遠呼使愁怨之民嚮應雲合八方分崩中夏魚潰公羊傳曰其言梁亡何魚爛而亡也蓋言從中發潰爛也雖方尺之錢何能有救其危猶舉函牛之鼎絓纖枯之末函牛之鼎謂大鼎也絓掛也○絓胡賣反詩人所以眷然顧之潸焉出涕者也小雅大東之辭臣東野狂闇不達大義緣廣及之時對過

用刑不如行恩求姦未若禮賢洵為精義名言

水心葉適曰王暢疾惡有發屋伐樹堙井夷竈之事東漢中世以後名士之患

所問知必以身脂鼎鑊為天下笑

張敞王暢功曹

上王暢奏記暢為南陽太守奮厲威猛具豪黨有釁穢者莫不糾發搜治贓物或至發屋伐樹堙井夷竈豪右大震敞奏記暢深納之更崇寬政慎刑簡罰教化遂行

五教在寬著之經典湯去三面八方歸仁武王入殷先去炮烙之刑高祖鑒秦唯定三章之法孝文皇帝感一緹縈蠲除肉刑卓茂文翁召父之徒皆疾惡嚴刻務崇溫厚景帝時文翁為蜀郡守仁愛教化宣帝時召信臣為南陽太守視人如子其化大行仁賢之

大率如此又不知當時所謂豪强者何如而疾之已甚若以今世所見則極有可議蓋以善形惡自是苞埋中偏側之累故孟子亦謂以善養人然後能服天下孔孟在春秋戰國其亂豈不愈於順桓之世然善既不可屈於惡又不能勝惡其道只得出

政流聞後世夫明哲之君網漏吞舟之魚然後三光明於上人物悅於下言之若迂其效甚近發屋伐樹將為嚴烈雖欲懲惡難以聞遠以明府上智之才日月之曜敷仁惠之政則海内改觀實有折枝之易而無挾山之難郡為舊都侯甸之國園廟出於章陵五百里甸服千里侯服南陽去洛千里故曰侯甸南頓君以上四廟在焉三后生自新野光烈皇后和帝陰后鄧后並新野人士女沾教化黔首仰風流自中興以來功臣將相繼世而隆愚以為懇懇用刑不如行恩孳孳求姦未若禮賢

此而東漢儒者欲以不平之意加於敵法之上求以勝天下之不肖宜其屢發而屢挫也

慷慨上書情最真至

舜舉皋陶不仁者遠隨會為政晉盜奔秦左傳晉命隨會將中軍且為太傅晉國之盜奔秦也虞芮入境讓心自生文王為西伯諸侯皆來決平虞芮之人有獄不決乃如周入界見耕者讓畔少者讓長虞芮二人慙而相謂曰吾所爭周人所恥昌為取辱遂相與讓不見西伯而還化人在德不在用刑

傅燮字南容北地靈州人官漢陽太守金城賊王國等圍漢陽燮殉難

請誅中官疏書奏宦者趙忠見而忿惡及破張角燮功多當封忠訴譖之靈帝猶記燮言得不加罪竟亦不封

臣聞天下之禍不由於外皆興於內是故虞舜升朝先

除四凶然後用十六相明惡人不去則善人無由進也今張角起於趙魏黄巾亂於六州此皆釁發蕭牆而禍延四海者也臣受戎任奉辭伐罪始到潁川戰無不克黄巾雖盛不足為廟堂憂也臣之所懼在於治水不自其源末流彌增其廣耳陛下仁德寛容多所不忍故閹豎弄權忠誠不進誠使張角梟夷黄巾變服臣之所憂甫益深耳何者夫邪正之人不宜共國亦猶氷炭不可同器彼知正人之功顯而危亡之兆見皆將巧辭飾説

共長虛偽夫孝子疑於屢至市虎成於三夫若不詳察真偽忠臣將復有杜郵之戮矣白起賜死於杜郵陛下宜思虞舜四罪之舉速行讒佞放殛之誅則善人思進姦凶自息臣聞忠臣之事君猶孝子之事父也子之事父焉得不盡其情使臣身被鈇鉞之戮陛下少用其言國之福也

蔡邕字伯喈陳留圉人為郎中校書東觀董卓辟拜侍御史遷尚書卓誅王允收邕付廷尉遂死獄中

湛深經術晓達時務封事之佳者

上靈帝封事　時頻有雷霆疾風傷樹拔木地震隕雹蝗蟲之害又鮮卑犯境役賦及民制書引咎詔羣臣各陳政要所當施行

臣伏讀聖旨雖周成遇風訊諸執事宣王遭旱密勿祗畏無以或加臣聞天降災異緣象而至辟歷數發　霹靂陽氣之動也○辟普歷反　殆刑誅繁多之所生也風者天之號令所以教人也夫昭事上帝則自懷多福宗廟致敬則鬼神以著國之大事實先祀典天子聖躬所當恭事臣自在宰府及備朱衣　宰府謂司徒橋玄府朱衣謂祭官也　迎氣五郊而車駕稀出

四時致敬屢委有司雖有解除猶為疎廢解除猶謝過也故皇天不悅顯此諸異洪範傳曰政悖德隱厥風發屋折木坤為地道易稱安貞陰氣憤盛則當靜反動法為下叛夫權不在上則雹傷物政有苛暴則虎狼食人貪利傷民則蝗蟲損稼去六月二十八日太白與月相迫兵事惡之鮮卑犯塞所從來遠今之出師未見其利上違天文下逆人事誠當博覽衆議從其安者臣不勝憤懣謹條宜所施行七事表左一事明堂月令天子以四立及

臣杜訥曰論列七事根據古義無一支蔓語絕類劉向諸疏

季夏之節迎五帝于郊（天子居明堂各依其月布政故云明堂月令四立謂立春立夏立秋立冬各以其日天子親迎氣于其方并祭其方之帝季夏之月祭中央帝也）所以尊致神氣祈福豐年清廟祭祀追往孝敬養老辟雍示人禮化皆帝者之大業祖宗所祗奉也而有司數以蕃國疏喪宮內産生及吏卒小汚（小汚謂病及死也）屢生忌故竊見南郊齋戒未嘗有廢至于宅祀輒興異議豈南郊卑而他祀尊哉孝元皇帝策書曰禮之至敬莫重于祭所以竭心親奉以致肅祗者也又元和故事復申先典（章帝元和二年詔修

山川百神羣祀以祈豐年又宗祀五帝于明堂三年望祀華霍東岱宗為人祈福前後制書推心懇惻而近者以來更任太史忘禮敬之大任禁忌之書拘信小故以虧大典禮妻妾產者齊則不入側室之門無廢祭之文也妾將生子及月辰居側室夫使人日再問之夫齊則不入側室之門也所謂宮中有卒三月不祭者謂士庶人數堵之室共處其中耳有死于宮中者則為之三月不舉祭豈謂皇居之曠臣妾之衆哉自今齋制宜如故典庶答風霆災妖之異二事臣聞國之將興至言數聞內知已政外見民情是故先帝雖有

聖明之姿而猶廣求得失又因災異援引幽隱重賢良方正敦朴有道之選危言極諫不絕于朝陛下親政以來頻年災異而未聞特舉博選之旨誠當思省述修舊事使抱忠之臣展其狂直以解易傳政悖德隱之言三事夫求賢之道未必一塗或以德顯或以言揚頃者立朝之士曾不以忠信見賞恒被謗訕之誅遂使羣下結口莫圖正辭郎中張文前獨盡狂言聖聽納受以責三司臣子曠然衆庶解悅臣愚以為宜擢文右職以勸忠

謇宣聲海內博開政路四事夫司隸校尉諸州刺史所以督察姦枉分別白黑者也伏見幽州刺史楊熹益州刺史龐芝涼州刺史劉虔各有奉公疾姦之心熹等所糾其効尤多餘皆枉橈不能稱職或有抱辠懷瑕與下同疾綱網弛縱莫相舉察公府臺閣亦復默然五年制書議遣八使又令三公謠言奏事三公聽採長吏臧否人所疾苦條奏之是為舉謠言者也是時奉公者欣然得志邪枉者憂悸失色未詳斯議所因寢息昔劉向奏曰夫執狐疑之計者開羣枉

之門養不斷之慮者來讒邪之口令始聞善政旋復變易足令海內測度朝政宜追定八使糾舉非法更選忠清平章賞罰（平和也章明也）三公歲盡差其殿最使吏知奉公之福營私之禍則衆災之原庶可塞矣五事臣聞古者取士必使諸侯歲貢孝武之世郡舉孝廉又有賢良文學之選於是名臣輩出文武並興漢之得人數路而已（數路謂孝廉賢良文學之類也）夫書畫辭賦才之小者匡國理政未有其能陛下即位之初先涉經術聽政餘日觀省篇章聊

以游意當代博奕非以教化取士之本而諸士競利作者鼎沸其髙者頗引經訓風諭之言下則連偶俗語有類俳優或竊成文虛冒名氏時召諸生能為文賦者侍中祭酒樂松賈護多引無行之徒待制鴻都門下喜陳閭里小事帝悅之優見擢用臣每受詔于盛化門差次録第其未及者亦復隨輩皆見拜擢既加之恩難復收改但守奉禄于義已弘不可復使理人及仕州郡昔孝宣會諸儒于石渠章帝集學士于白虎通經釋義其事優大文武之道所宜從之若乃小能小善雖有可觀以

為致遠恐泥君子故當志其大者六事墨綬長吏職典
理人皆當以惠利為績日月為勞褒責之科所宜分明
而令在任無復能省及其還者多名拜議郎郎中若器
用優美不宜處之冗散如有釁故自當極其刑誅豈有
伏罪懼考反求遷轉更相放效贓否無章先帝舊典未
嘗有此可皆斷絶以覈真偽七事伏見前一切以宣陵
孝子者為太子舍人臣聞孝文皇帝制喪服三十六日
雖繼體之君父子至親公卿列臣受恩之重皆屈情從

制不敢踰越今虛偽小人本非骨肉既無幸私之恩又無禄仕之實惻隱思慕情何緣生而羣聚山陵假名稱孝行不隱心義無所依至有姦軌之人通容其中恒思皇后祖載之時恒當作桓謂桓帝后也祖謂將葬祖祭于庭載升柩于車也東郡有盜人妻者亡在孝中本縣追捕乃伏其辜虛偽雜穢難得勝言又前至得拜後輩被遺或經年陵次以暫歸見漏或以人自代亦蒙寵榮爭訟怨恨凶凶道路太子官屬宜搜選令德豈有但取丘墓凶醜之人其為不祥莫

言議勁正文氣紆徐

與大馬宜遣歸田里以明詐僞邕書奏帝乃親迎氣北郊及行辟雍之禮又詔宣陵孝子為舍人者悉改為丞尉焉

幽冀刺史久闕疏靈帝熹平中行三互法謂婚姻之家及兩州人不得交互為官也于是選用艱難幽冀二州久缺不補邕上疏帝不省

臣聞國家置官以職建名臣愚淺小才竊假階級官以議為名職以郎為貴知淺謀漏無所獻替夙夜寤歎憂悸怛惕臣邕頓首死罪伏見幽州突騎冀州强弩為天下精兵國家瞻伏四方有事軍師奮攻未嘗不辦於二

州也頃者以來連年饑荒穀價一斛至六七百錢故護烏桓校尉夏育出征鮮卑無功而還士馬死傷者萬數弓兵散亡幾盡生民之本守禦之備無一可恃百姓元元流離溝壑寇賊輩起莫能禁討長吏寒心朝不守夕卒有他方之急則役之不可驅使自爲寇虜則誅之不可擒制豈非可憂之難三府選幽冀二州刺史踰月不定臣怪問其故云避三互十一州有禁當取二州而已

時天下分爲十三州言十一州之人皆有婚姻往來如史弼還山陽太守其妻鉅野薛氏女以三互迴避轉拜

平原相也二州之中少素有威名之士或拘限歲年不應選用狐疑遲淹兩州空懸萬里蕭條無所管繫每冀州長吏初除詔書治嚴治裝也不過五日今者刺史數旬不選誠非其理愚以為三互之禁禁之薄者以陛下威靈申明禁約在任之人豈不戒懼而當坐設三互自生留閡邪昔孝景時梁人韓安國坐事被刑起徒中為內史為梁內史武帝患東越數反拜故待詔會稽朱買臣買臣吳人宣帝時患冀州有盜賊故京兆尹張敞有罪逃命上使使就

家名為冀州刺史（敞河東人）安國徒隷買臣郡民皆還治其國張敞亡命擢授劇州豈顧三互拘官簿得救時之便也卒獲其用遺芳不滅此先帝不誤已然之事三公明知二州之要尤宜揀選當越禁取能以救時弊而不顧爭臣之義苟避輕微之科竊見日月拘忌選既稽滯又未必審得其人則二部蠢蠢將為憂念願陛下上則先帝用三臣之法蠲除近禁其諸州刺史器用可換者無拘日月三互以差厥中臣慺慺瞽言惟陛下留神再省

引據多於論斷然
具有精理碩畫

三省

諫伐鮮卑議靈帝時幽并涼三州緣邊諸郡歲被鮮卑抄略熹平六年北地太守夏育請徵幽州諸郡兵出塞擊之帝未許會護羌校尉田晏先坐事論刑被原欲立功自効中常侍王甫為請帝乃拜晏為破鮮卑中郎將與育并力討賊大臣多有不同乃召百官議朝堂邕上議帝不從

書戒猾夏湯伐鬼方周有獫狁蠻荆之師漢有闐顔瀚海之事闐顔山名○闐音佃征討殊類所由尚矣然而時有同異勢有可否故謀有得失事有成敗不可齊也武帝情存

臣乾學曰邕文詞古質善為碑版之體其疏議獨為暢達絶類西漢文章

遠略志闢四方南誅百越北討强胡西伐大宛東幷朝鮮因文景之蓄藉天下之饒數十年間官民俱匱乃興鹽鐵酒榷之利設告緡重稅之令（武帝時私鑄錢賣鹽者鈦左趾榷專也官自賣酒人不得賣也緡絲也緡錢二千二百算一令各以其物自占占不悉聽人告緡以半與之）民不堪命起為盜賊關東紛擾道路不通繡衣直指之使奮鈇鉞而並出（武帝使直指使者暴勝之等衣繡仗斧分部逐捕）既而覺悟乃息兵罷役封丞相為富人侯（封丞相車千秋為富人侯以明休息思富養人）故主父偃曰夫務戰勝窮武事未有不悔者也夫以世宗神

武將帥良猛財富充實所拓廣遠猶有悔焉况今人財並乏事劣昔時乎自匈奴遁逃鮮卑彊盛據其故地稱兵十萬才力勁健意智益生加以關塞不嚴禁網多漏精金良鐵皆為賊有漢人逋逃為之謀主兵利馬疾過於匈奴昔段熲良將習兵善戰有事西羌猶十餘年今育晏育夏育晏田晏才策未必過熲鮮卑種衆不弱于曩時而虛計二載自許有成若禍結兵連豈得中休當復徵發衆人轉運無已是為耗竭諸夏并力蠻夷夫邊垂之患

手足之蚧搔蚧音介搔新列反中國之困胸背之瘭疽瘭必燒反方今郡縣盜賊尚不能禁況此醜虜而可伏乎昔高祖忍平城之恥呂后棄慢書之詬方之於今何者為甚天設山河秦築長城漢起塞垣所以別內外異殊俗也茍無蹙國內侮之患則可矣豈與蟲蝗校寇蝗音以計爭往來哉雖或破之豈可殄盡而方今本朝為之旰食乎旰晚也令當作令夫專勝者未必克挾疑者未必敗衆所謂危聖人不任朝議有嫌明主不行也昔淮南王安諫伐越曰天

子之兵有征無戰言其莫敢校也校報也如使越人蒙死以逆執事厮輿之卒有一不備而歸者雖得越王之首而猶為大漢羞之而欲以齊民易醜虜皇威辱外夷就如其言猶已危矣况乎得失不可量邪昔珠厓郡反孝元皇帝納賈捐之言而下詔曰珠厓背畔今議者或曰可討或曰棄之朕日夜惟思羞威不行則欲誅之通於時變復憂萬民夫萬民之饑與遠蠻之不討何者為大宗廟之祭凶年猶有不備况避不嫌之辱哉今關東大

言能櫽其大者故筆力超渾

困無以相贍又當動兵非但勞民而已其罷珠厓郡此元帝所以發德音也夫恤民救急雖成郡列縣尚猶棄之況障塞之外未嘗爲民居者乎守邊之術李牧善其略李牧趙北邊良將謹烽火邊無失亡保塞之論嚴尤申其要嚴尤諫王莽代匈奴遺業猶在文章具存循二子之策守先帝之規臣曰可矣

司空文烈侯楊公碑楊公名賜字伯獻

漢有國師司空文烈侯楊公公惟司徒之孫震太尉公

臣熙曰東溪末年文氣漸靡此獨蒼勁高潔雖多引典謨成語而音節鏗然不同凡響

秉之脩子皇祖考以懿德胥及肆勤式建休勳啓洪範公祗服弘業克丕堂構小乃不敢不慎大亦不敢不戒用罔有擇言失行在於其躬洎在辟舉先志載言罔不攸該乃自宰臣以從王事立功不有用辭其禄逮作御史允執國憲納於侍中在帝左右爰董武事王師孔閑羣公以舊德碩儒道通術明宜建師保延入華光侍宴露寢敷典誥之精旨達聖王之聰叡帝以機密齊栗常伯掾任鮮克知臧以釐其采命公再作少府俾率其屬

以熙庶績天地作險國家丕承軍門祛禁式遏寇虐命公再作光禄亦總其熊羆之士不貳心之臣保乂帝家巖巖大理惟制民命命公作廷尉惟刑之恤旁施四方惟明折獄蔽罪于憲之中按本傳賜拜尚書令數日出為廷尉賜自以代非法家言曰三后成功惟殷于民皐陶不與焉蓋吝之也遂固辭以特進就第公實未為廷尉也亦惟三禮六樂國之元幹命公作太常明德惟馨八音克諧神人以和永世豐年溥天率土而衆莫外命公作司空公唯戩之翌明其政時惟休哉惟天陰隲下民彝倫所由順

臣正治曰立言原本尚書靈帝詔策稱賜九德純倫輔國以忠非斯文不足以傳之矣

序命公作司徒而敬敷五教以親百姓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時惟休哉昭孝於辟雍命公作三老帝躬以祇敬遵有虞於上庠茫茫大運垂光烈曜命公作太尉璇璣運周七精循軌時惟休哉帝欲宣力于四方公則翼之辟道或違公則弼之虔恭夙夜不敢荒寧用對揚天子丕顯休命天子大簡其勳用授爵賜封侯于臨晉功成化洽景命有傾帝乃震慟執書以泣命于左中郎將郭儀作策賜公驃騎將軍臨晉侯印綬兼號特進謚

以文烈寵命畢備而後即世賜薨天子素服三日不臨朝贈東園梓器祕服賜錢三百萬繒五百疋策曰故司空臨晉侯賜華嶽所挺九德純備三葉宰相輔國以忠朕昔初載授道帷幄遂階成勲以陟大猷師範之切昭于內外庶官之務勞亦勤止七在卿校殊位特進五登袞職弭難乂寧雖受茅土未荅厥勲哲人其萎將誰諮度朕甚懼焉禮設殊等物有服章今使左中郎將郭儀持節追位特進贈司空驃騎將軍印綬及葬又使侍御史持節送喪蘭臺令史十人發羽林騎輕車介士前後部鼓吹又勅驃騎將軍官屬司空法駕送至舊塋公卿以下會葬諡文烈侯及小祥又會焉肆其孤彪敢儀古式昭銘景烈銘曰天鑒有漢誕生元輔世作三事勛在王府乃及伊公克光前矩悉心畢力侑其祖武化洽羣生

藻腴流利已開晉魏六朝之風然兩京矩鑊猶存也

澤霑區宇帝曰文烈朕嘉君功爲邑河渭建茲土封申備九錫以祚其庸位此特進于異羣公昔在申呂匡佐周宣崧高作頌大雅揚言今我文烈帝載用熙參光日月比功四時身殁名存永世慕思

郭有道碑文

先生諱泰字林宗太原界休人也界休縣名其先出自有周王季之穆有虢叔者實有懿德文王咨焉建國命氏或謂之郭即其後也虢叔爲文王卿士穆昭穆之穆也咨諆也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

伯厚王應麟曰蔡邕文今存九十篇而墓銘居其半曰碑曰銘曰神誥曰哀讃其實一也自云

而命之氏郭古文號字林宗其後也先生誕應天衷聰睿明哲孝友溫恭仁篤慈惠夫其器量弘深姿度廣大浩浩焉汪汪焉奥乎不可測已若乃砥節礪行直道正辭貞固足以幹事隱括足以矯時隱占也括度也矯正也言占度事理足以矯正時俗之非遂考覽六經探綜圖緯周流華夏隨集帝學收文武之將墜拯微言之未絕圖河圖也緯六經及孝經皆有緯帝學國學也于時纓緌之徒紳珮之士望形表而影附聆嘉聲而響和者猶百川之歸巨海鱗介之宗龜龍也緌纓冠飾也紳大帶也凡帶必有佩玉謂在朝及儒學諸生皆宗之

爲郭有道碑獨無愧辭則其他可知矣其頌胡廣黄瓊幾於老韓同傳若繼成漢史豈有南董之筆

臣鴻緒曰典贍而工中郎謂平

也爾乃潛隱衡門收朋勤誨童蒙賴焉用祛其蔽州郡聞德虛已備禮莫之能致羣公休之休美之也遂辟司徒掾又舉有道皆以疾辭將蹈鴻涯之遐跡紹巢許之絶軌鴻涯即洪厓仙也巢許巢父許由也翔區外以舒翼超天衢以高峙稟命不融享年四十有二以建寧二年正月乙亥卒融厚也凡我四方同好之人永懷哀悼靡所寘念言念之不容置也乃相與惟先生之德以謀不朽之事惟思也不朽之事謂將謀立碑也僉以爲先民既沒而德音猶存者亦賴之於見述也今其如

生惟作郭有道碑不愧宜其文之卓犖乃爾

何而闕斯禮於是樹碑表墓昭銘景行俾芳烈奮于百世令問顯於無窮其辭曰

於休先生明德通玄純懿淑靈受之自天崇壯幽浚如山如淵禮樂是悅詩書是敦匪惟摭華乃尋厥根摭拾也宮牆重仞允得其門懿乎其純確乎其操洋洋搢紳言觀其高高叶音告棲遲泌丘善誘能教赫赫三事幾行其招謂司徒辟為掾也幾數也○招叶去聲委辭名貢保此清妙名貢謂公卿辟之而州郡貢之也降年不永民斯悲悼爰勒茲銘摛其光曜嗟爾來

華而不縟故淵穆之氣浩乎無涯

世是則是效

文範先生陳仲弓銘 邕有陳太丘碑文選所錄是也又有陳太丘廟碑銘

文範先生陳仲弓銘令選一首

君諱寔字仲弓潁川許人也其先出自有虞氏中葉當周之盛德有媯滿者武王配以太姬而封諸太昊之墟是為陳胡公春秋之末失其爵土遂以國氏焉世篤懿德令聞不顯君膺三靈之清和受明哲之上姿憑先民之遐迹秉玄妙之淑行投足而襲其軌施舍而合其量

水心葉適曰陳寔以善下人為一世所伏而許劭以為太丘道廣廣則難周劭之言蓋未可輕非故為裁量者也昔顏淵願無伐善無施勞若寔隱身自約終不以世利為己益故可以蹈其

夫其仁愛温柔足以孕育羣生廣大寛裕足以包覆無方剛毅强固足以威暴矯邪正身體化足以陶冶世心先生有此四德者故言斯可法行斯可樂動斯可象靜斯可效是以邦之子弟遐方後生莫不同情瞻仰由其模範從其趣尚戾狼斯和爭訟化讓雖嚴威猛政迫以刑戮未若先生潛導之速也其立朝事上也恭順貞厲含章直方無顯諫以彰直不割高而引長常斡州郡腹心之任義則進之以達道否則退之以光操然後德立

行堯舜之道必將有取焉今夫燭已不盡照物不晢而借寔之美以行於天下者未見其成德也

名宣蓋于當世辟司徒府納規陳謨匡弼三事人用昭明台階允寧遷聞喜縣名長清風暢于所漸儉節溢於監司郡政有錯爭之不從即解綬去復辟太尉府遷太丘縣名長民之治情斂慾反於端懿者猶草木之偃於翔風百卉之挺於春陽也以所執不協所屬色斯舉矣不俟終日辟大將軍府道之行廢有分於命乃罹密網以就禁錮潛伏不試十有八年大忌蠲除黨禁解也舉賢良方正大將軍司徒並辟君曰七十有懸車之禮況我過諸遂

不應其命容止法度老而彌壯凡所履行事類博審不可勝數略舉首目具實録記在乎其傳春秋八十有三中平三年八月丙子卒大將軍三公使御屬往弔祠會葬作誄諡曰文範先生刺史太守樹碑頌德許令以下至於國人立廟舊邑四時烝嘗歡哀承祀具如祖禰先生存獲重稱亡歆血食行修於已得斯於人固上世之所罕有前哲之所不過也孤嗣紀銜恤在疚敢録言行終始所守乃有二三友生咨度禮則咸曰君化道神速

行於有國法施於民祀典所宗鄉人之祠非此遺孤所
得專也昔者先生甚樂茲土築室講誨精靈所寧紀順
奉雅意遂定兆域宜有銘勒表墳墓俾後生之歌詠德
音者如丘封之存斯也乃作銘曰於熙文考天授弘造
淵玄其深巍峩其髙剛而無虐柔而不撓誕鋪模憲示
世作教君之誨矣民胥效矣道行斯進廢乃斯止鮮我
顯泰既多幽否含榮取辱湼而不緇德之休明賤不為
恥超邈其猷莫與方軌

論詩之正變獨為明審

鄭康成北海高密人隱居著述稱為純儒獻帝在許都徵為大司農道卒

詩譜序以其列諸侯世及詩之次故名譜

詩之興也諒不于上皇之世大庭軒轅逮于高辛其時有亡載籍亦蔑云焉虞書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然則詩之道放于此乎有夏承之篇章泯棄靡有孑遺邇及商王不風不雅何者論功頌德所以將順其美刺過譏失所以匡救其惡各于其黨則為法者彰顯為戒者著明周自后稷播種百穀黎民阻饑兹時乃粒

永叔歐陽修曰毛鄭於詩其學亦以博矣蓋詩述商周自生民玄鳥上陳稷契下迄陳靈公千五六百歲之間旁及列國君臣世次國地山川封域圖牒鳥獸草木魚蟲之名與其風俗善惡方言訓故興衰治亂美刺之方無所不載予初未見鄭譜未能

自傳于此名也陶唐之末中葉公劉亦世修其業以明民共財至于太王王季克堪顧天文武之德光熙前緒以集大命于厥身遂為天下父母使民有政有居其時詩風有周南召南雅有鹿鳴文王之屬及成王周公致太平制禮作樂而有頌聲興焉盛之至也本之繇此風雅而來故皆録之謂之詩之正經後王稍更陵遲懿王始受譖亨齊哀公亨同烹齊哀公政衰荒淫怠慢紀侯譖之于周懿王使烹焉齊人變風始作夷身失禮之後周夷王元年天子始下堂而見諸侯天子之失禮也邶不尊賢

徧通其旨故嘗略考春秋史記本紀世家年表爲詩圖十四篇慶歷四年于絳州得鄭譜而首尾殘闕因取詩圖以補鄭譜之亡者庶幾以見予於鄭氏之學盡心焉耳已

臣士奇曰詩亡然後春秋作詩主美刺春秋主褒譏總歸法戒

邶栢舟篇序云衛頃公之時仁人不遇小人在側是爲變風之始自是而下厲也幽也政教尤衰周室大壞十月之交民勞板蕩勃爾俱作衆國紛然刺怨相尋五霸之末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善者誰賞惡者誰罰故孔子録懿王夷王時詩訖于陳靈公淫亂之事謂之變風變雅以爲勤民恤功昭事上帝則受頌聲弘福如彼若違而勿用則被刼殺大禍如此吉凶之所繇憂娛之萌漸昭昭在斯足作後王之鑒于是止矣夷厲已上歲數不明太史年表自共和始歷宣幽

二義康成詩譜序事編年一用春秋之例

義有根據語無泛設

平王而得春秋次第以立斯譜欲知源流清濁之所處則循其上下而省之欲知風化芳臭氣澤之所及則傍行而觀之此詩之大綱也舉一綱而萬目張解一卷而衆篇明于力則鮮于思則寡其諸君子亦有樂於是與

孔融 字文舉魯國人孔子二十世孫建安中為少府忤曹操意搆成其罪收下獄棄市

肉刑議 時論者多欲復肉刑融建此議朝廷善之卒不改焉

古者敦厖善否不別吏端刑清政無過失百姓有罪皆自取之末世陵遲風化壞亂政撓其俗法害其人故曰

貴與馬端臨曰是時肉刑之不用已三百餘年而卒欲復之誠非篤論也

臣英曰肉刑除於文帝而史遷

上失其道民散久矣而欲繩之以古刑投之以殘棄（殘其支體而廢棄之）非所謂與時消息者也紂斮朝涉之脛天下謂為無道夫九牧之地千八百君若各刖一人是下常有千八百紂也求俗休和弗可得已且被刑之人慮不全生志在思死類多趨惡莫復歸正夙沙亂齊（齊崔杼立莊公夙沙衛奔高唐以叛）伊戾禍宋（伊戾誣宋太子為亂太子縊死）趙高英布為世大患不能止人遂為非也適足絕人還為善耳雖忠如鬻權信如卞和智如孫臏冤如巷伯才如史遷達如子政（劉向）

猶下蠶室豈後世尚問行之乎宜融之惻然於茲也

盛事佳文故自可傳

字一離刀鋸沒世不齒是太甲之思庸穆公之霸秦南睢之骨立衛武之初筵陳湯之都賴陳湯矯制發兵斬郅支單于於都賴水上魏尚之守邊無所復施也漢開改惡之路凡為此也故明德之君遠度深惟棄短就長不苟革其政者也

告高密縣教時鄭康成隱修經業杜門不出融屣履造門告高密縣為康成特立一鄉

昔齊置士鄉越有君子軍皆異賢之意也鄭君好學實懷明德昔太史公廷尉吳公謁者僕射鄧公皆漢之名

臣又商山四皓有園公夏黄公潛光隱耀世加其高加與嘉同皆悉稱公然則公者仁德之正號不必三事大夫也今鄭君鄉宜曰鄭公鄉昔東海于公僅有一節猶或戒鄉人侈其門閭矧乃鄭公之德而無駟牡之路可廣開門衢令容高車號為通德門

應劭字仲遠汝南南頓人司隷校尉奉之子博覽多聞舉孝廉獻帝時詔拜袁紹軍謀校尉時始遷都于許凡朝廷制度百官品式多劭所立

上漢儀疏劭刪定律令為漢儀上之帝稱善

倣仲舒春秋決獄之義删定律令以為漢儀是有關係文字

夫國之大事莫尚載籍載籍也者決嫌疑明是非賞刑之宜允獲厥中俾後之人永為監焉故膠東相董仲舒老病致仕朝廷每有政議數遣廷尉張湯親至陋巷問其得失於是作春秋決獄二百三十二事動以經對言之詳矣逆臣董卓蕩覆王室典憲焚燎靡有孑遺開闢以來莫或茲酷今大駕東邁巡省許都拔出險難其命維新臣累世受恩榮祚豐衍竊不自揆貪少云補輒撰具律本章句尚書舊事廷尉板令決事比例司徒都目

五曹詔書司徒即丞相也總領綱紀佐理萬機故有都目漢舊儀有常侍曹二千石曹户曹主客曹三公曹也及春秋斷獄凡二百五十篇蠲去復重為之節文復音複重定容反又集駁議三十篇以類相從凡八十二事其見漢書二十五漢記四即東觀記皆刪叙潤色以全本體其二十六博採古今瓌瑋之事文章煥炳德義可觀其二十七臣所創造豈繄自謂必合道衷心焉憤邑聊以藉手昔鄭人以乾鼠為璞鬻之於周宋愚夫亦寶燕石緹緡十重夫覩之者掩口盧胡而笑斯文之俗無乃類旃

尹文子曰鄭人謂玉未琢者為璞周人謂鼠未腊者為璞周人遇鄭賈人曰欲買璞乎鄭賈曰欲之出璞視之乃鼠也今云鄭人以乾鼠為璞與此説不同闞子曰宋之愚人得燕石梧臺之東歸而藏之以為大寶周客聞而觀之主人父齊七日端冕之衣衅之以特牲革匱十重緹巾十襲客見之俛而掩口盧胡而笑曰此燕石也與瓦甓不殊緹赤色繒也○緡音襲

左氏實云雖有姬姜絲麻不棄蕉萃菅蒯蓋所以代匱也左傳曰詩云雖有絲麻無棄菅蒯雖有姬姜無棄蕉萃凡百君子莫不代匱姬姜大國之女蕉萃陋賤之人蕉萃憔悴同

是用敢露頑才厠于明哲之末雖未足綱紀國體宣洽時雍庶幾觀察增闢聖聽唯因萬機之餘暇游意省覽焉

筆嚴霜雪氣激風霆不僅以辭采見長

陳琳 字孔璋 廣陵人

為袁紹檄豫州

琳避難冀州袁紹使典文章作此檄以告劉備言曹操失德不堪依附宜歸紹也後紹敗琳歸曹操操曰昔為本初移書但可罪狀孤而已何乃上及父祖耶琳謝罪曰矢在弦上不得不發操愛其才宥之

左將軍領豫州刺史郡國相守 備歸陶謙謙表備為豫州刺史後歸曹操操表為左將軍國相謂為侯王相國也

蓋聞明主圖危以制變忠臣慮難以立權是以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立非常之功夫非常者固非常人所擬也曩者彊

秦弱主趙高執柄專制朝權威福由已時人迫脅莫敢正言終有望夷之敗祖宗焚滅汙辱至今永為世鑒及臻呂后季年產祿專政内兼二軍外統梁趙擅斷萬機決事省禁下陵上替海内寒心于是絳侯朱虚興兵奮怒誅夷逆暴尊立太宗故能王道興隆光明顯融此則大臣立權之明表也司空曹操祖父中常侍騰與左悺徐璜並作妖孽饕餮放橫傷化虐民饕餮貪也父嵩乞匄攜養因贓假位輿金輦璧輸貨權門操父嵩本夏侯氏之子騰乞養之贓賄賂

也言嵩以車載賄寶輸勢門而官至太尉竊盜鼎司傾覆重器操贅閹遺醜本無懿德贅喻嵩也閹謂騰也言操如此種類本無美德僄狡鋒俠言操任俠如鋒之利也好亂樂禍幕府董統鷹揚掃除凶逆幕府謂紹也董督也續遇董卓侵官暴國侵官謂冒官也暴國謂遷獻帝于西京也於是提劒揮鼓發命東夏收羅英雄棄瑕取用紹奔冀州卓拜紹渤海太守因舉渤海之衆以攻卓東夏渤海也故遂與操同諮合謀授以裨師謂其鷹犬之才爪牙可任裨師偏師也紹表操為兗州刺史授以偏師與同議合謀欲匡復漢室也至乃愚佻短略輕進易退佻輕也傷夷折衄數喪師徒衄縮也幕府

輒復分兵命銳修完補輯表行東郡領兖州刺史操數敗喪師而紹專以精兵修輯之又表操領東郡被以虎文奬蹴威柄言操實羊質而被虎文者乃紹奬成其威福蹴成也○蹴子六反冀獲秦師一尅之報而操遂承資跋扈肆行凶忒秦將孟明數敗穆公不罪遂得敗晉報秦故云一尅之報言操數敗我不以為罪者亦冀操孟明之報也跋扈謂掘強也割剝元元殘賢害善故九江太守邊讓英才俊偉天下知名直言正色論不阿諂身首被梟懸之誅妻孥受灰滅之咎操為兖州邊讓言頗侵操操殺讓而族其家故云灰滅自是士林憤痛民怨彌重一夫奮臂舉州同聲故躬

破於徐方地奪於呂布彷徨東裔蹈據無所操為徐州刺史為陶謙所破又與呂布戰于濮陽為布所敗蹈據無所言無所依也幕府惟彊幹弱枝之義且不登叛人之黨幹喻君也枝喻諸侯也叛人謂呂布也故復援旌擐甲席卷起征金鼓響振布衆奔沮擐貫也言紹閒操敗引軍擊布破之○擐胡慢切拯其死亡之患復其方伯之位則幕府無德於兖土之民而有大造於操也操為布所破投紹紹哀之乃給兵五千人還取兖州後會鑾駕反旆羣虜寇攻時楊奉韓暹以天子還洛陽也時冀州方有北鄙之警匪遑離局時公孫瓚出軍屯槃阿遂舉兵攻紹紹時為冀州刺史人衆悉叛瓚大破紹軍

臣乾學曰首言其賊害忠良張布機穽用以動朝臣之心典志士之憤此一篇之警策至爲專擅脅遷圍逼諸罪狀可謂董狐復出宜奸雄見之而心折也

局部分也故使從事中郎徐勛就發遣操使繕修郊廟翊衛幼主操便放志專行脅遷當御省禁幼主謂獻帝也脅劫也當御駕馭也卑侮王室敗法亂紀坐領三臺專制朝政尚書為中臺御史為憲臺謁者為外臺爵賞由心刑戮在口所愛光五宗所惡滅三族羣談者受顯誅腹議者蒙隱戮百寮鉗口道路以目尚書記期會公卿充員品而已言公卿不敢論時政但具員品故太尉楊彪典歷二司享國極位操因緣眦睚被以非罪榜楚參并五毒備至觸情任忒不顧憲綱彪為司空司徒故云歷二司也時袁術作

臣士奇曰紹悔不用沮授之計使操先迎天子都許挾以號令天下故盛言其跋扈所謂矢在弦上不得不發琳始為袁檄曹後為曹檄孫殆亦文詞之雄耳

亂操託彪與術婚姻誣以欲圖廢置奏下獄劾以大逆眦睚瞋目貌楚櫝也榜笞也參幷謂兼也五毒謂五刑也忒惡也言隨其情之所發以肆其毒而不顧法律也又議郎趙彥忠諫直言義有可納是以聖朝含聽改容加飾操欲迷奪時明杜絕言路擅收立殺不俟報聞又梁孝王先帝母昆母昆謂同母昆弟也墳陵尊顯桑梓松柏猶宜肅恭而操帥將吏士親臨發掘破棺裸尸掠取金寶至令聖朝流涕士民傷懷言塋樹猶合恭敬況使吏士發掘乎操又特置發丘中郎將摸金校尉所過隳突無骸不露身處三公之位而行桀虜之態汙國虐

民毒施人鬼加其細政慘苛科防互設罾繳充蹊坑穽塞路舉手挂網羅動足觸機陷是以兖豫有無聊之民帝都有吁嗟之怨歷觀載籍無道之臣貪殘酷烈於操為甚幕府方詰外姦未及整訓加緒含容冀可彌縫而操豺狼野心潛包禍謀言紹加意容操冀可彌縫其過使自改而終不悛也乃欲摧撓棟梁孤弱漢室除滅忠正專為梟雄棟梁喻大臣也謂楊彪忠正謂趙彦輩往者伐鼓北征公孫瓚謂紹征瓚時也彊寇桀逆拒圍一年操因其未破陰交書命外助王師内相掩襲故引

臣杜訥曰聲罪致討之詞備極條暢彌覺謹嚴

兵造河方舟北濟會其行人發露瓚亦梟夷彊寇謂瓚也言瓚桀逆拒紹操暗與瓚書行人使人也謂操使自發露也故使鋒芒挫縮厥圖不果爾乃大軍過蕩西山屠各左校皆束手奉質爭為前登犬羊殘醜消淪山谷大軍紹自謂也蕩洗滌也西山鹿腸山也紹入朝歌自鹿腸山斬賊于毒等滅之又擊左校郭大賢及西營屠各屠各匈奴種也於是操師震慴晨夜逋遁屯據敖倉阻河為固欲以螳螂之斧禦隆車之隧莊子蘧伯玉謂顏闔曰汝不知夫螳螂乎怒其臂以當車轍不知其不勝任也螳螂前有兩足舉之如執斧之象故云斧隆車雷車也雷為豊隆故云隆車隧猶轍也喻操之拒紹也幕府奉漢威靈折衝宇

宙長戟百萬胡騎千羣奮中黄育獲之士騁良弓勁弩之勢中黄伯夏育烏獲皆古之力士并州越太行青州涉濟漯大軍泛黄河而角其前荆州下宛葉而掎其後劉表為荆州刺史與紹相結宛葉二縣名雷震虎步並集虜庭虜庭謂操之庭若舉炎火以焫飛蓬覆滄海以沃熛炭有何不滅者哉焫燒也沃灌也熛火飛也又操軍吏士其可戰者皆出自幽冀或故營部曲咸怨曠思歸流涕北顧其餘兖豫之民及吕布張揚之遺衆覆亡迫脅權時苟從各被創夷人為讐敵若迴旆方徂登高岡

而擊鼓吹揚素揮以啟降路必土崩瓦解不俟血刃方今漢室凌遲綱維弛絶聖朝無一介之輔股肱無折衝之勢方畿之內簡鍊之臣皆垂頭塌翼莫所憑恃雖有忠義之佐脅于暴虐之臣焉能展其節又操持部曲精兵七百圍守宮闕外託宿衛內實拘執懼其篡逆之萌因斯而作此乃忠臣肝腦塗地之秋烈士立功之會可不勗哉操又矯命稱制遣使發兵恐邊遠州郡過聽給與强寇弱主違衆旅叛違衆人而助叛逆也舉以喪名為天下笑

則明哲不取也即日幽并青冀四州並進書到荊州便勒見兵與建忠將軍協同聲勢張繡以軍功遷建忠將軍屯宛與劉表合州郡各整戎馬羅落境界羅落布列也舉師揚威並匡社稷則非常之功於是乎著其得操首者封五千戶侯賞錢五千萬部曲偏裨將校諸吏降者勿有所問廣宣恩信班揚符賞布告天下咸使知聖朝有拘偪之難如律令如律令謂當遵行也

為袁紹與公孫瓚書紹與瓚相攻瓚軍數敗乃走還易京固守欲以弊紹

立格修整遣言古茂當從呂相絕秦書得來

臣廷敬曰權彼己之情較曲直

紹遣將攻之連年不能拔敵與書

孤與足下既有前盟舊要申之以討亂之誓愛過夷叔伯夷叔齊言如兄弟也分著丹青謂為旅力同仇足踵齊晉紹攻韓馥于冀州以書要瓚引兵助之紹得冀州故解印釋紱以北帶南初平二年瓚以從弟越故引兵攻紹紹懼以所佩渤海太守印綬授瓚從弟範遣之郡此事在後紹特挈于前以見己之理直渤海在幽州南分割膏腴以奉執事此非孤赤情之明驗邪豈寤足下棄烈士之高義尋禍亡之險蹤輟而改慮以好易怨盜遣士馬犯暴豫州瓚與劉虞有隙而虞子和在袁術所瓚遣從弟越將千騎詣術

之數可謂辯矣但瓚之罪首在劉虞一事書中何無一言指斥宜紹與瓚不臣之心則一琳故有所避而不之及耶

陰令執和而袁紹又與術離貳時術以孫堅為豫州刺史紹更以周昂為豫州刺史襲奪堅陽城術遣越助堅攻昂此所謂犯暴豫州也始聞甲卒在南親臨戰陣懼以飛矢迸流狂刃橫集以重足下之禍徒增孤子之咎釁也故為薦書懇惻冀可改悔越為袁術所遣本不關瓚紹蓋知之故遺書訊瓚而足下超然自逸矜其威詐謂天罔可吞豪傑可滅果令貴弟殞於鋒刃之端越攻昂為流矢所中而死斯言猶在於耳而足下曾不尋討禍源克心罪己苟欲逞其無疆之怒不顧逆順之津匿怨害民騁於余躬遂躍馬控弦處我泜上越死瓚怒曰余

弟死禍起於紹遂出屯兵磐河進攻冀州泜水為冀州所屬地毒徧生民辜延白骨孤辭不獲巳以發界橋之役紹自出拒瓚與瓚戰于界橋南是時足下兵氣霆震駿馬電發僕師徒肇合機械不嚴強弱殊科衆寡異倫假天之助小戰大克遂陵躡奔北因壘飽穀瓚兵三萬紹令麴義領精兵八百承之瓚軍大敗此非天威棐諶福豐有禮之符表乎足下志猶未厭乃復糾合餘燼率我蛑賊以焚爇渤海孤又不獲寧用及龍河之師羸兵前誘大軍未濟而足下膽破衆散不鼓而敗兵衆擾亂君臣並奔此又

足下之為非孤之咎也瓚復遣兵擊紹至龍湊擊破之龍河即龍湊也自此以後禍隙彌深孤之師旅不勝其忿遂至積尸為京頭顱滿野愍彼無辜未嘗不慨然失涕也紹與瓚所置青州刺史田楷連戰二年士卒疲困後比得足下書辭義婉約有改往修來之言僕既欣於舊好克復且愍兆民之不寧每輒引師南駕以順簡書紹以子譚為青州刺史楷與戰不勝瓚後與紹和親各引兵去弗盈一時而北邊羽檄之文未嘗不至孤是用痛心疾首靡所錯情夫處三軍之師當列將之任宜令怒如嚴霜喜如時雨臧

否好惡坦然可觀而足下二三其德强弱異謀急則曲躬緩則放逸行無定端言無質要為壯士者固若此乎既乃殘殺老弱幽土憤怨眾叛親離孑然無黨又烏桓濊貊皆足下同州僕與之殊俗各奮迅激怒爭為鋒銳又東西鮮卑舉踵來附此非孤德所能招乃足下驅而致之也始劉虞在幽州能以恩信結烏桓鮮卑瓚攻殺虞據幽州興平二年虞從事漁陽鮮于輔等起兵報仇迎虞子和與紹將麴義共攻瓚破之鮑丘瓚徙鎮易京夫當荒危之世處干戈之險內違同盟之誓外失戎狄之心兵興州壤禍發蕭

牆將以定霸不亦難乎前以西山陸梁出兵平討會麹義餘殘畏誅逃命故遂任大軍分兵撲蕩此兵孤之前行乃界橋搴旗拔壘先登制敵者也始聞足下鐫金紆紫命以元帥謂當因茲奮發以報孟明之恥是故戰夫引領竦望旌旆恠遂含光匿影寂爾無聞卒臻屠滅相為惜之夫有平天下之志希長世之功權御師徒帶養戎馬叛者無討服者不收威懷並喪何以立名今舊京克復天罔云補罪人斯亡忠幹翼化華夏儼然望於穆

之作將戢干戈放散牛馬足下獨何守區區之士保軍内之廣甘惡名以速朽亡令德之久長壯而籌之非良策也宜釋憾除嫌敦我舊好若斯言之玷皇天是聞瓚不答建安四年紹悉軍圍之瓚遣人與子書刻期兵至舉火為應紹候者得其書如期舉火設伏擊大破之瓚乃自殺

臧洪 字子源廣陵射陽人

報陳琳書 洪初為廣陵太守張超功曹甚見愛信超遣洪詣劉虞道絕因寓于袁紹紹以為青州刺史徙東郡太守曹操圍超于雍丘洪聞之勒兵請紹救超紹不許超遂破

深情溢於簡牘故音節琅然

滅洪怨紹絶不與通紹興兵圍之不下使洪邑人陳琳與洪書喻以禍福洪答書城陷見執不屈紹殺之

隔闊相思發于寤寐相去步武而趨舍異規其為愴恨胡可勝言前日不遺比辱雅況比頻也述叙禍福公私切至以子之才窮該典籍豈將闇于大道不達余趣哉是以捐棄翰墨一無所酬亦冀遥忖褊心初識鄙性重獲來命援引紛紜雖欲無對而義篤其言僕小人也本乏志用中因行役特蒙傾蓋家語孔子之郯與程子相遇于塗傾蓋而語恩深

龜山楊時曰臧洪初為張超功曹後遇袁紹以為青州刺史二人之遇洪其義均矣而洪之報二人何其異哉方曹操圍超於雍丘也洪欲赴難而請兵於紹

分厚遂竊大州寧樂今日自還接刃乎每登城臨兵觀主人之旗鼓（洪常寓于紹故謂之主人也）瞻望帳幄感故友之周旋撫弦搦矢（搦捉也女卓反）不覺涕流之覆面也何者自以輔佐主人無以為悔主人相接過絕等倫（或曰悔當作益）受任之初志同大事掃清寇逆共尊王室豈悟本州被侵郡將遘厄請師見拒辭行被拘使洪故君遂至淪滅區區微節無所獲申豈得復全交友之道重虧忠孝之名乎所以忍悲揮戈收淚告絕若使主人少垂古人忠恕之情來

袁曹方睦而紹之與超素無一日之歡則雖丘之圍非切於己欲其背好用師以濟不切之難則紹之不聽未為過而洪之絕紹無乃不諒彼已與其不屈而死也過矣

者側席去者克巳來者側席而待之去者克巳自責不責人也則僕抗季札之志不為今日之戰矣吳王餘眛卒欲授弟季札季札逃去昔張景明登壇唾血奉辭奔走卒使韓牧讓印主人得地後但以拜章朝主賜爵獲傳之故不蒙觀過之貸而受夷滅之禍袁紹使張景明郭公則高元才等說韓馥使讓冀州與紹呂奉先討卓來奔請兵不獲告去何罪復見斫刺呂布傳曰布破張燕軍而求益兵衆將士鈔掠紹患忌之布覺其意從紹求去劉子璜奉使踰時辭不獲命畏君懷親以詐求歸可謂有志忠孝無損霸道亦復僵尸麾下不蒙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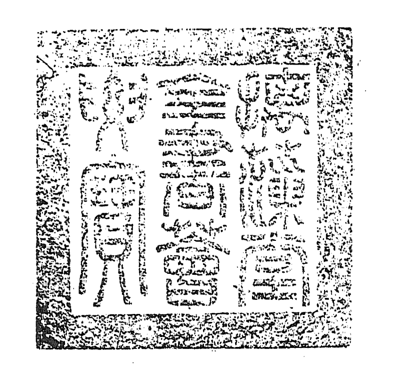
除慕進者蒙榮違意者被戮此乃主人之利非遊士之願也是以鑒戒前人守死窮城亦以君子之違不適敵國故也左傳云君子違不適仇國達奔亡也足下當見久圍不解救兵未至感婚姻之義推平生之好以為屈節而苟生勝守義而傾覆也昔晏嬰不降志于白刃南史不曲筆以求存崔杼殺齊莊公欲刧晏子與盟以戟拘其頸劍承其心晏子曰刧吾以刄而失其意非勇也崔杼遂釋之太史書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殺之其弟嗣書而死者二人其弟又書乃舍之南史氏聞太史盡殺執簡而往聞既書矣于是乃還也故身篆圖象名垂後世況僕據金城之固驅士

人之力散三年之畜以為一年之資匡困補乏以悅天下何圖築室反耕哉左傳楚子圍宋築室反耕言築室于宋反兵耕田示無還意也但懼秋風揚塵伯珪馬首南向伯珪公孫瓚字張揚飛燕旅力作難張揚雲中人何進令于本州募兵得千餘人因留上黨擊山賊進敗揚遂攻上黨仍略諸縣衆至數千與袁紹合張燕常山人聚少年為羣盜衆萬人燕慓悍捷速軍中號為飛燕後助公孫瓚與紹爭冀州北鄙將告倒懸之急股肱奏乞歸之記耳股肱猶手足也言北邊有倉卒之急股肱之臣將告歸自救耳主人當鑒戒曹輩反旌退師何宜久辱盛怒暴威于吾城之下哉足下譏吾恃黑山以為救獨不

念黃巾之合從耶昔高祖取彭越于鉅野彭越將其衆居鉅野中無所屬漢王乃使人賜越將軍印使下濟陰以擊楚也光武創基兆于綠林卒能龍飛受命中興帝業苟可輔主興化夫何嫌哉況僕親奉璽書與之從事行矣孔璋足下徼利于境外臧洪投命于君親吾子託身于盟主盟主謂袁紹也臧洪策名于長安子謂余身死而名滅僕亦笑子生死而無聞焉本同末離努力努力夫復何言

按西京承戰國先秦之後故其文雄偉多奇朝貢諸疏是也承平既久士氣蒲弱見之於文章者為嘽緩曼衍而不振東漢因之文體日趨駢儷已濫觴晉魏六朝豈風氣使然有

不能過者乎昔司馬遷文尚奇氣故公孫弘董仲舒傳不録其對策而班固收之東漢之書成於范蔚宗其所援述時人書疏多更刪潤三書者遂各成一代之文則自班蔡諸家而外名為東漢已是晉宋人手筆矣然以光武愛好經術數引公卿郎將講論經理明帝臨雍拜老親御講堂章帝大會諸儒稱制論決由在上之振勵其時者名高義編牒不下萬人不恭盛哉嘗謂東漢人矜名節談仁義師弟傳經期足明理而已與夫西漢大師相授受為發策決科取青紫者不侔也至魁壘者碩正色立朝封事屢上讀之有使人欷歔衆涕不已者其為益於名教甚矣豈與時杜欽谷永輩淺儒所可望哉而郭泰黃憲徐穉之倫文辭不概見其所存更有出於辭章訓故之外者此又論世而知之首也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助教臣胡予襄
謄録舉人臣吳之承